胡仲子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胡仲子集

(二)

胡翰撰

胡仲子集卷七

深溪王氏祠堂記

古之祭者大夫之家祭於廟庶人之家祭於寢士猶大夫而殺焉禮也未有祠堂也祠堂始於漢不過即墓所爲之禮之變也宋儒去墓而營于家則變而協諸義也古者士有祿位後世之士無祿位苟無祿位則庶人耳不得有廟以賢人君子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亦淆矣以公卿大夫之貴高門大屋欲致崇極於其先而下同庶人又淆也何貴於士乎於是而有祠堂之制以廟則不僭以寢則不褻而於士爲稱深溪王氏郡著姓也宋太祖之世其先有策勳爲金吾衞上將軍封邠國公贈尚書令者理宗時有以進士登科言事動朝廷拜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謚忠惠者其別出之族有爲尚書爲丞相者蟬嫣烜赫後先多矣而忠惠之從弟處棠顧獨不樂仕進徙居深溪營貲產以善慶遺其子孫子孫遵之力於封殖五世而至善淵處士澄誕建有家篤於孝友今五世矣合族以居積數十年而族益熾且蕃則又大新其室廬規地正寢之東首建祠堂用妥其先世之靈始自高祖不敢逮及邠國者遠故也高祖有服則當有祭非僭也其次則曾祖及從曾祖又其次則祖及從祖繼祖爲禰禰之昆弟及從昆弟族合則祭亦合非褻也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歲時奉其明薦罔敢或怠以粢盛醴齊牲殺器皿不可無田以給也則置祭田以燕器不可以獻褻衣不可以祀也則置祭器置祭服凡禮之得爲者視其力而爲之其不得爲者

則弗爲也。既協諸義。其長士覺。猶懼來者不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劉剛養浩、來請記。余嘗觀於易之渙萃。見祭祀之足以感人心焉。天下至大。而人民至衆也。人各有心。孰能萃之。惟祭能萃之。渙而異心者可萃也。則生而同氣者。宜若之何哉。士覺於斯。豈惟足以昭格祖禰之神。尤足式孚乎孫曾之心矣。孫而又子。子而又孫。致其孝享。合精聚神。猶一人可也。同居不異爨。猶一日可也。寧有替乎。存乎其人耳。余客浦陽間。獲與剛過士覺家。少長序立左右。熟視之慤如也。終食而退。言語若不出諸口。於是知王氏之世德。有不在貴顯者。知其將事。其有足觀者乎。昔朱子敍家禮。欲略浮文。務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之意。余於王氏。亦以是云。俾書諸麗牲之石。

知本堂記

國家營新城於諸暨。常栖重兵。命省臣有文武長才者鎮之。於是烝政胡公。往踐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孚。人用和輯。公迺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未幾。移鎮來杭。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蓋廢矣。則又卽所寓而扁焉。以新城往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觀天下之物。基厚者積必高。源深者流必長。盛德之興。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志効力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裕在其後昆。公實承之。朝廷嘉念越國。衍錫封之典。厚任子之祿。殊恩顯秩。萃乎一門。焜燿當世。公實承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惓惓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蓋有由然矣。夫以燕處之私。不忘其所始。則其於涖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不忠之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勞至死

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雖吾君吾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得。奉之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業本於仁義。仁義本於心。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從而求之。滋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爲君親皆天也。臣子日用之所當爲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穴處肉食之蟲獸。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知之乎。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一者何。天而已矣。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焉耳。詩書稱君身世篤忠貞。召虎肇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尙允蹈之。不然。則余徒有言也。亦末矣。

清風樓記

赤松寶積觀之西廡。有曰冲和道院者。道士倪天申、趙子安居之。其先師曰竹林王君。王君之師曰石泉趙君。皆以詩名方外。元貞初。石泉與其徒。嘗構閣曰松花。逮今六十餘年。天申、子安又卽松花之後爲樓。高三丈有奇。橫闊與深。皆五丈有奇。工旣訖事。取竹林所謂清風集者。因以名之。而藉吳君德基屬余記焉。古稱金華山一名長山。袤延數十里。至赤松而風氣融會。丹厓翠壁。環合爲一。澗水汩瀡。並山曲折。若左右顧而去。晉黃初平牧羊山中。卽其地也。今靈跡故存。觀之廬舍。聯絡錯峙。各擅其勝。而是樓冠之。吾嘗與德基登覽其上。見山之諸峯。高者竦而側者跂。前者伏而後者趾。矯若鴻驚。抉若猊怒。拱若人立。而植圭璧。欲遽數之不暇。晨霞夕嵐。晦明吐納。大松數千百章。柯葉彌布。如車蓋。他奇木異草。往往非人世

間物。可服餌也。山雨日出。高爽芬烈之氣襲人。其北修竹萬个。如碧雲蒼雪。歷寒暑而不變。望之有太古之色。不敢狎也。禽鳥嚶鳴。蒼蔚中鸛鶴決起。清風颯然。于于徐徐而來。不暴不噎。翏翏刁刁。而草木動。澗谷應。雜若琴瑟笙筑。引金石而考之。乍鳴乍止。余乃顧謂子安曰。美哉風乎。往來升降于兩間。而浮游回薄乎四時之序。可以鼓大化。舉大物。人卒遇之。可喜、可愕、可悲、可慨。其變不窮。而孰吹噓是。孰橐籥是。吾與子皆不得而知也。臨爽塏之地。處壙埌之野。臺焉而觀。川焉而游。鼓南薰。挹西灝。疏淪世之汙濁。由是以快一時之懷。則人得取而樂之也。天下之物。人得而取之。故吾取之也。莫與之爭。人得而樂之。故吾樂之也。無有不足。今登子之樓。俯仰山水之間。披襟而坐。飄若蟬蛻。而撫有宇宙者。良以是也。故人皆物乎物。而吾獨與造物者游。世言神仙好樓居。將不有泠然從寥廓而至者乎。吾慕其人久矣。不及見之。而偶獲與二子相從于方之外。天申愿而朴。子安敏而好修。皆能成其師之美者。余每遇之。子安輒留就飲。舉大白引滿。劇談大笑。視其鬚髯墨如也。或疑其爲神仙云。

悅親堂記

越國胡公之鎮金華也。其內弟馬克敏。實隸麾下。間請於公。願輟行伍。迎母以致養焉。公聽之。今十餘年矣。將治裝歸淮南。告于嫣仲子曰。含山吾土也。罹兵革之變。吾兄弟三人者。舁母避亂廣陵。未幾。兄弟俱沒。煢焉罔知攸濟。天不棄吾母子。渡江而南。惟越國是依。以至于今日。復值海宇混一。朝廷詔凡臣庶播遷者。悉歸其鄉土。復故版籍。吾將入籍爲含山之民矣。奉吾母行。且有日。願先生教之。則吾雖不獲與諸

將驅馳出死力以取功名。如世所謂豪傑退而沾被聖化。不失孝友之稱於鄉人。是亦先生之賜也。嫣仲子曰。夫士之去其鄉。猶大夫之去宗廟。諸侯之去社稷也。豈其所欲哉。不得於君則去之。國有故則去之。未有若今天下之變。父子兄弟不得聚廬而處者。皆是也。殊鄉異井。資濡沫以全活。不爲人俘虜。則幸矣。欲保右有家。孝養厥母。甘旨輕煖之奉。適于口體。優游朝夕之間。不知安土之既久。而陡岵之可悲。此千不冀一也。況大兵之後。復覩太平之盛。還歸舊鄉。紹復其先世之業。親戚故人。相賀于閭。拜母于堂。舉酒爲壽。何啻骨而肉之。以獲更生。此萬不冀一也。而吾於克敏見之。克敏歸矣。吾聞含山故龍元縣有彭山之勝。東關之阻。風氣去中土不遠。魏晉以來。南北豪傑之戰爭。往往皆在其地。而今莫不鞠爲丘墟。榛莽所生。鳥獸所萃。霜露蒙翳。四顧蒙莽。欲求其故。漫不可識。則凡富貴功名。人生待之以爲榮。恃之以自託於天壤者。果何如哉。故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之重。易吾性之所貴。生而有知。則知愛其親矣。不幸而遇變。幸而不失其常。皆天也。天以是厚於子。而子弗求盡其道。不可也。盡其道者。誠身而悅乎親也。吾何加乎哉。請徵諸孟軻氏之言。以悅親名其堂。而歌之云。輪乎奐乎。吾何美乎。願以致吾養乎。母壽且康。樂有孫子乎。

安樂窩記

東陽多大族。子孫能亢其宗者。有蔣氏焉。蔣氏居橫城南溪間。而南溪之族。兄弟四人。長曰伯康。次曰仲啓。曰叔夏。曰季高。其先君子晦父棄諸孤之日。貌焉皆幼也。唯母夫人延師教之。未幾。皆卓卓能自樹立。

曰吾豈以吾父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必致謹焉其後伯康三弟又卽世伯康曰吾豈以吾弟不存而貽母憂哉凡可以悅其親者益致謹焉今母夫人七十有餘歲矣麄冠鶴髮顏色愉愉然飲食起居晏晏然於是伯康規堂之西爲室於池水之上取古之善事親者善事舅姑與夫者列而繪之室以備監戒旣成則奉其親居焉曰吾親老矣幸而安於斯樂於斯矣不可以他名也遂名之曰安樂窩又以安樂窩者康節邵子之室嘗有是名也今襲之不韙洒諗于其先友范景先景先曰在禮有之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事也襲乎襲何爲而不可乎伯康因介景先屬余以記之君子不沒人之善余雖不敏猶願執筆以從君子之後乃言曰若昔邵子之居洛其寢室不過美唯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卽就枕此其爲安樂者乎則天下之處子皆得而有矣不然則弄丸餘暇閑往閑來有不得而與知者乎則天下之至理亦嗇矣邵子求學於古今盡古今之情求學于天地盡天地之情非私於有我者也苟不私於有我則其所謂安樂者天下後世人得而同也獨伯康乎今天錫子之母以眉壽又康寧無恙是亦一安樂也子更多故而能奉其親飲食寢處不違膝下是亦一安樂也今取之以名是室豈人子之私哉循乎天而已始余從文懿許公識伯康之先君子沉厚長者禮致師儒方規爲義塾紹復其先世之舊有志不遂及季高登黃文獻公之門余復見之方著問學然亦不遂後先數十年見其父子如此而余亦遂老矣何幸於兵燹之餘又見吾伯康之獨亢其宗哉恆欲周游兩峴訪其故家餘俗過南溪謁吾伯康盡發其先世藏書以足吾平生所好患未能也伯康幸終惠之吾聞孝子不過乎

物仁人不過乎物此孝之大者純善若邵子可也伯康幸加勉焉不有得於余言則有得於景先之言矣余固將登子之堂執爵以爲母夫人壽

滄洲趣軒記

有爲希夷之學者曰一山外史隱居赤松之山作軒于池上既落成矣問名於客客漫應之靡適於可也久之而有函圖來者發而視之則上清方壺子所寫滄洲趣也乃以名其軒而求記於嫣仲子其言曰吾軒廣十餘楹疏其前以爲池周亘百數十步於勢劣矣而有不可爲畛域者焉月往而規燬日入而魄淵天光下燭雲影相涵與夫山之草木水之鱗介莫不往來隱見於空明之中而蕩摩浮動於几席之上吾坐而挹之豈不猶洞庭之野具區之澤煙消雨霽漁人舟子散而之乎東西滂湃澹沱一碧千頃而天隨玄眞之屬傲睨乎其間也吾循池左右列爲小廡四阿相承以屬乎南而南廡之外則金盆上霄諸峰之水合流而西洄洑兩崖之隙出乎爲履之下卒與石遇鳴聲勢發小者瀺灂大者澎湃雷霆駭乎前雪霜變乎色相禪於晝夜之間吾臥而聽之豈不猶江河溟渤潮汐生而波濤作大風鼓之神物馮之矗起千仞變化頃刻目不敢注聽不可極而安期羨門之流乘蹻而自適也故吾雖處乎一山之中一軒之內而浩乎有滄洲之趣子以爲奚若仲子曰天下之美患不能兼而有之抗志幽夐者其居與矣而不知江湖之爲大寄懷夷曠者其視宏矣而不見山林之爲阻今子欲兼之乎余聞道家有十洲者而滄洲不與焉昔東方朔隨師之主履中旋十洲亦未嘗及是也朔之後數百年而後謝眺知之又數百年而後杜甫知

之二子者發之歌咏亦不能有也則所謂滄洲者果安在哉物生於無始名出於所寓方其未有物也玄黃溟涬而未芽且孰爲天孰爲地而孰爲子之洲乎及其判而有物則天積氣耳地積塊耳以積塊而浮游於昆侖旁薄之中則天地亦一洲也人生長休老於其間不自知之而求之魚龍不測之淵思若至人者與之居終古不得矣否則擬諸尋常詞翰之末自謂足以盡天下之妙去道亦遠矣故朔也眺也甫也皆未得爲至也汝南之壺飲者樂之巴卬之橘奕者安焉是故無小無大無遠無邇其趣一也試觀於止水聽夫鳴泉動靜相涵而孰使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又孰從而有之此希夷之道也微之又微搏之不得子苟得其趣則方壺之圖寓也子之軒亦寓也而吾爲子記之亦寓也將混而爲一而問諸祖洲之人焉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爲東陽未至邑四十里其鄉爲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麓邑人許氏居之其兄弟曰和伯曰晉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幸嘗私淑諸人與有聞焉顧瞻遺躅流風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將被其榮矣則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書其扁曰白雲亭白雲者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扁之尚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尊本明統宋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黃文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文治聞先生名者爭欲

辟致爲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趙公宏偉自金陵寓書願率弟子以事先生先生留金陵踰年乃歸從游者益衆以目眚不能見客遂屏迹山中諸生贏糧笥書從者如故去湫隘而就爽塏暢湮鬱而挹清淑境與心會業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既沒門弟子人自爲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茲山表著郡邑蒼莽百里間余翹而望之欲從和伯訪其故躅曾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汎掃矣方年少氣銳聞其所聞而莫究其所以聞也見其所見而莫充其所以見也又況其不得聞不得見者安能有諸身乎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老矣獨不能已者何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自幼至老大都不過百歲而百歲在天地猶須臾耳以須臾眇焉之生而欲並天地以立與天地以爲終始者豈有他哉惟盡夫人所以爲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其理命於天所以爲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爲倫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泝朱子之傳有不得窺者豈能外是以爲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于先聖人孔子豈有異然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然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尚固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又與余友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他日登斯亭二三君子試以余言觀之則凡興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暇他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覽之勝風物之美不暇撫而書焉

煮石山房記

吾鄉葉以誠寓於醫而以煮石名其山房。山之人聞而訾之。是何惑也。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總總焉而生。嗷嗷焉而食。於是有稻粱果蔬水土之品。以爲饕餮醯醬菹醢也。有牲牷魚鼈鳥獸之肉。以爲殽胾醢醢脯鱐也。皆養生之具。人所同也。今棄人之所同養。而取諸石焉。是以平城砥礪之胚。而擬乎簠簋籩豆之實也。以瓌詭殊特之觀。而等乎滫瀡甘旨之饋也。雖修火之利。均水之劑。旦旦而湛熾之。何足以饜飫人哉。於術亦左矣。竊以爲誠不取也。或從而釋之。何訾之過乎。聖人貴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庸知天下不有無味之味乎。太山之磷。是爲雲母。熬之以玄水。漬之以秋露。可液而飲也。符陵之砂。狀如夫容。粉而內之甕缶。取紫背烹之三伏。可粒而食也。若是者蓋多矣。故八石五母。亦至人之芻豢也。並天地而生。非若草木之華實。鳥獸之脂膏。歲一計而月一取也。故衛生者資之。非直已人之疾。起人之死。固將久視天地而不老也。古固有爲之者矣。何獨至於今而異然乎。以誠多禁方。其必有所受矣。以誠曰。允若人言。是欲韓伯休我也。吾嘗曳逢掖之裾于公卿之門。人不我虞也。而今修方匕之劑。於三家之市。又何求哉。竊觀於唐人韋應物之詩而悅之。不知其頤之解而顛冥也。請質諸嫣仲子。仲子曰。大道裂而百家之言興。其淆也、千百歲矣。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物白焉無定白。物堅焉無定堅。惡甚石也。吾以公孫龍之言爲幻矣。比歲居金華山。聞有黃氏子初平者。又幻於龍也。其人牧豎耳。能叱山之石以爲羊。惜無薪烝。世不得染指焉。以誠求之。幸置棗脯齋祓而候諸山房之扃。將見其人矣。試以余言似之。毋久事狡獪。吾有蹲鴟且來啖之。毋使人擬汝於觚也。

樗菴記

浦陽趙氏由宋至今爲邑望族而彥嘉尤良謹能交游四方賢士與嫣仲子爲世契仲子嘗踰長山往過其家山中見大木有若栲若樗若椿者焉問諸山之人莫之知也至于邑郛彥嘉舍客而餉之仲子語以故吾見大木有若栲若樗若椿者山之人弗我告此何木也彥嘉曰是其大木擁腫者乎小枝拳曲者乎此散木也吾菴嘗取以名之莊周氏所謂樗者是也仲子曰吾辱交於子之門少則從子之曾大父大父游既而奔走世途間又從子之父子游周旋進退庭祀間五十餘年矣昔之敝者新蕪者闢植者拱矣先世封殖宜有嘉樹如王氏之槐田氏之荊安用夫散木若栲若樗若椿者且吾觀之又未始有也將自託於莊周氏則子之家著孝慈子弟慎禮節生產力業益又豐衍矣人皆知子之才也何居乎彥嘉曰待物以爲足者徇外而忘內也持已而不知戒者見利而忘患也吾豈藉夫擁腫拳曲者以爲吾輪奐觀美乎吾豈自詭不欲人之規矩繩墨我乎吾豈莊周氏之徒乎以吾性不諧於俗俛而就之則矯固而執之則倨矯與倨君子不由也不若去智而任性去術而任情彼以我爲散木而不求用於我不責備於我庶若樗之全盡其天年乎此吾志也先生何索我之深哉仲子曰物以才而貴以非才而賤以有用而伐以無用而全故楩楠豫章桃幹梧柏檟梓之屬世謂之文木樗櫟榕穀之屬世謂之散木文木大者爲棟梁爲禪旁小者爲楄榱爲椳闑其用不可遽計是宜貴也散木大不中繩墨小不中規矩求棟梁禪旁者無所用之求榱楄椳闑者無所用之匠者不顧是宜賤也才而貴也而或伐之不才而賤也而或全之是才不如非才也貴而

用也。而或有故而舍之。賤而非用也。而或不虞而災及之。是才猶愈於非才也。物之相形何算哉。此養生之所以難也。莊周氏得其一焉。彥嘉氏得其一焉。仲子則異矣。天之生才。非一朝夕而生也。非一朝夕而成也。合衆才而言之。其虧成不同。其所負者異也。舉一物而例之。其虧成不同。非其所負者異也。物有幸不幸也。人之所遇。或幸或不幸。皆天也。君子不貳所以事天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而不知有用以無用爲用。有用者才也。以無用爲用者德也。德崇而道立。是不惟祗爾身。且裕爾家。用燕爾子孫矣。故曰。十年樹之以木。百年樹之以德。彥嘉其樹德乎。或曰否。彥嘉善醫。其取諸虎目者。能已人之疾。是在炎帝之經。子與莊周亦夏蟲耳。彥嘉笑而謝曰。何言之鬼也。請書以爲菴之故實。俟夫志博物者辨之。

爲善堂記

宋先生景濂。既辭翰林之職。今年朝于京師而歸。余過潛溪見之。相與道舊故者累日。將別。復謂余曰。吾兄景淵。嘗搆室於故所居潛谿之上。取宸翰褒美吾□□□□□□先人之辭。名之曰爲善。諸友記之矣。惟子知我。不可無以慰吾兄。余謝曰。先生觀於天下之義理。深且遠矣。不取徒爲侈大。嘗徵諸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以是命於人。人具有之。當爲而爲之者。君子也。不當爲而爲之者。小人也。故君子爲善。不求知於人。不冀報於天。余嘗於其徵而見焉。方少壯時。先生與余自城府抵其舍。於是獲拜先生之大父、贈太常少卿者。暨其先君、贈禮部尚書者。頎然而偉。樸然而古。終日侍坐。不

妄交一語。語卽其平生所歷。不及他事。舉酒共酌。歡然就醉。人不見其惰容。莫不以長者目之。與其族人居。族有犯之者。不較也。與其鄉人處。鄉有犯之者。不較也。恬然無幾微眦睚意。鄉人藉其貲力。自視以爲得志。不知公固長者也。先生時在家庭。方業儒。出宦學奮不顧人之是非。人益以爲迂闊。余雖竊雅尊事之。敬禮之。天不與善人則已。苟與之。其必有達者歟。逮今五十年。遭值國家鼎革。訪求儒雅。先生遂應聘而起。敷其碩學。潤色鴻業。天子嘉其能。推恩及其先人。龍光所燭。昭若日月。於是先少卿先尙書之厚德純行。鄉閭以爲不及事者。人皆識其可尊。自九重褒於天下。善積於人之所不知。而驗於天之所由定。垂示子孫。以爲明訓。豈若庸人徼一旦之幸。不再傳而遂無餘裕者哉。故曰。德厚者流澤光。德薄者流澤卑。德之厚薄。存乎其人。善進而不已。則薄者可厚。善畫於自止。則厚者可薄。余與先生老友也。而景淵又生同歲。余視之猶先生也。有言烏得不盡。故願堅晚節如少壯時。不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斯爲美矣。

香溪仁惠廟禱雨記

洪武十有一年夏六月不雨。環郡之邑。厥田高者墝埆。下者剛燥。陂澤旣竭。原泉不通。稼日就槁。農民告病。郡邑修禱祀之禮。籲天叩神。或應或否。而旱熯如故。洎秋七月不雨。農民告病益急。從政者患之。蘭溪距郡五十里。其邑旱不爲災。踰邑而西。又二十五里爲香溪。入其疆。則其澤之竭者演而注。其土之焦者淖而沃。田間芃芃。皆美稼也。余爲愕且喜。問諸父老。皆曰。先是固旱矣。農告病矣。賴吾司征之長。吉安劉君思忠。而免於歉。乃六月己丑。君率父老禱于里之偃王廟。合百神而享之。明日丙寅。入蟠山。禱于天津

廟廟故有大神曰澤潤、曰澤沛、蓋司龍者也。迎而致之。及途而雨。越三日戊辰。又大雨。猶未洽也。七月癸酉。君露跣道上。禱之益虔。明日甲戌。神應之以雨。越三日戊寅。又大雨。吾稼仰之以足。靡不就實。是則神之賜也。君之貺也。吾民戴之。每食。恨不尸而祝焉。余聞而愈愕。劉君非有民社者。曷爲而及是哉。既而過友人之門。陳如圭氏、吳德璋氏、皆曰誠如父老言。然不唯寧是。往年禱雨。脫我於纍隆之毒。亦惟君懷懷以將事。吾懼無以報之。則著爲歌隱之辭。而今又重蒙德焉。其感而應也。灼有攸徵矣。向使吾二人言之。人孰信之。使吾鄉人言之。雖信而未必深也。今先生幸辱臨茲土而寓目焉。咨及下走。走不敢隱。懼余言不足以侈君之貺。不於先生圖之。而孰圖之。先生苟不鄙夷。得託諸文字。庶其傳信矣乎。余謝而退。他日童良仲至郡。則具其事以請。春秋譏不閔雨。而著喜雨。善其有志於民也。今郡邑猶古侯伯之國。從政者孰不有志於民。寧風旱逆時雨。凡禮之所當爲者。悉致力焉。而猶莫能致其所難。必劉君一司征耳。其職不過榷貨財。督稅課。取諸商賈之類。與郡邑有民社者異矣。顧不忍農人之無稼。殫厥心而極之。天亦輒應之。豈有他哉。宇宙分事。即吾分事。昔江西陸子嘗有是言。君固習聞之矣。況其近者。一視同仁。而無間可也。天之仁愛吾民。恆欲厚其生。不幸而丁斯之旱。豈使之無子遺哉。故一夫致其格。一鄉遂其育。積誠之至。則天心順成之矣。余取鄉人之言。論著君之美。以見喜雨者能閔雨也。不臨民而有志於民。尤所善也。此春秋之義。是宜書之以告來者。

胡仲子集卷八

嘉禾頌

至正戊子秋杭之皋亭山厥田有嘉禾焉里父老言狀有司余聞其事稽諸故實有大瑞有上瑞有中瑞有下瑞凡嘉禾芝草木連理皆下瑞其名物十有四天人之際至德感則和氣應和氣應則休祥臻詩合煦育紛綸翕翑恆因物以著不期而至代紀厥美五行土爰稼穡萬種之命懸之雖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較其利澤未有侔者而以爲白狼朱雁赤兔之不若則唐人議者過矣聖人南面而修六府用八政貴食重穀其所崇者非以瑞也況時和歲豐而今重以瑞告是乃天地侈茲靈貺昭示兆人如穀關玉山之產有國者視之宜有加焉昔天降嘉種于后稷而生民之詩作唐叔得禾獻於天子而嘉禾之書旅草野之臣懼無以鋪揚國家盛美如詩書所載竊感父老之言不勝忧忧之忠謹拜手稽首之獻頌不足薦于登歌庶或采而被之民俗亦康衢擊壤之遺音云爾頌曰

天降嘉種烝民乃粒著自六府滋布九域大江以南澨爲奥區賦稅所出厥田孔腴接畛百阡士膏殫發汙邪宜稻日茂如掘有芟者苗一本而數紛其百穗盈仞之餘潤濯醴泉秀疏瑞日既堅且好既穎且栗季稘來告來諗厥故耆艾驚嗟前斯未睹傾鄉闐野聚觀竊咏相畝攸存農夫之慶嗟時農夫東作是勤我播我耨我耘我耔驅我蚤螣薅我稂莠惡知其他而畀斯祐人亦有言靡不有自和氣致祥乖則致異

孰參燮理。孰秉經綸。垂休錫羨。自我相臣。相臣曰否。惟聖天子。天子臨御。克任克使。大夫卿士。雝雝濟濟。左右克讓。共期于治。薦茲馨香。不大聲色。昭格于天。渾淪密勿。上帝降監。率育元元。時雨時暘。時燠時寒。風雨時若。歲迄用康。坤元富植。媪靈效祥。景星慶雲。非瑞之大。白狼朱鳥。乃其小者。善政養民。稼穡惟寶。惟寶之瑞。終羨且好。嘉禾既旅。皇德彌宣。致此不易。保之維艱。昔在成王。輔惟周公。受天之賜。不有于躬。曰敬曰戒。王心罔懈。靡驕靡吝。惟公履慎。漸仁摩義。教以化之。制禮作樂。範而陶之。明明我朝。監茲勿渝。小臣作頌。徵在詩書。

瑞竹贊 并敍

上人仁公居智者之明年。得瑞竹於山中。命工卽雷音堂之南植之。一本雙幹。其高不過數尺。而雲儀雪操。離立對聳。翛然君子之風。上人乞余贊。余笑曰。上人視天下一切物無所好也。何取於是乎。而以余言爲也。按戴氏譜。凡竹之別類六十有一。而瑞竹不常有也。由其不常有。故人異之。人異之。則不謂之瑞不可也。古者王政和平。則福草生於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於庭。今不復見。而於上人獲是竹觀之。亦豈有致之者乎。然非有也。吾聞懷盛德者。其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雖有鬼神。莫測其際。故能無迎也。無將也。無爲而無不爲。無感而無不感。無不感而無不應。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者無知而自生之。有知無知。生生化化。皆吾性中物爾。果何取於是乎。此上人之所以寓意也。乃爲之贊曰。

有籜者植。在堂之下。高節對聳。其美無度。冷然清風。載沐甘雨。唯是德人。永保貞固。

文官花贊

草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以不恆有爲瑞。以不多得爲貴。華平賓連。紫脫闕閱。國家之瑞也。曠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鎭江。其地卽潤也。范氏世居之。爲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家。斥苑囿飾亭館。競一花一卉之奇。以夸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蔑乎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邪。范氏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爲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爲緋。碧者不能以爲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遽爲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以戎王子爲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卿如辛幼安者。本其所自而書之。製爲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曾不廁於瓊花玉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閱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若蕃釐招隱老佛之宮。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使人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宜至。而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願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旦聞之。可爲寡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爲之贊曰。

泰圜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敷榮。如彼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徽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南極老人贊

猗若老人。成象在天。食氣之母。居物之先。樂有壽考。得之自然。申錫下士。何千百年。

怡顏齋銘

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呂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顏亭。兵興以來。悉廢爲郡城。漫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匾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也。遂名其齋曰怡顏。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爲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爾顏。人之感忽。日尋乎前。苟物於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內欲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參乎兩間。流峙動靜。匪山則川。飛躍下上。匪魚則鳶。春木既榮。冬卉亦妍。化育流行。精頤具宣。乾確坤隤。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歡。惟不梏于私。乃樂其天。

處約齋銘

郡諸生徐吉。從師受業。所處甚約也。既名其軒。乞余銘之。

惟士尚志。必愼厥守。處約非難。固窮在久。賦命在天。靡不有定。富不可求。貧亦何病。鶉衣百結。華於黼黻。陋巷一簞。甘於鼎食。相古哲人。固樂于茲。爰有良貴。亶其不貲。苟見其大。我心則泰。外物細故。曾何芥蒂。我約非約。其獲孔皐。其畜孔厚。德音斯溥。尺蠖之伸。貴乎能屈。鴆毒之懷。寧不可惕。我告爾言。盍忍爾性。道貴責成。養當聽命。先民之言。罔或弗敬。

敬身齋銘

池氏居永康之荊洲。莘仲卽其居而闢室焉。曰敬身。徵銘於嫣仲子。仲子曰。莘仲其知本乎。道無往而不在。君子無往而不敬。何獨吾身爲然乎。蓋三極之道。人參其間。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夥之爲萬物萬事。其理有一不備於我乎。能敬其身。則將無不敬矣。敬身有道。心爲之宰。存心有道。一爲之主。彼靜而固。動而梏者。俱失之矣。莘仲其愼持之。吾將以觀德焉。乃銘曰。

繄厥生。參天地。彼睢盱。何貌爾。六鑿披。七情熾。遞感忽。疇克制。返諸躬。道孔邇。惟天君。實司契。正爾容。定爾志。儼若思。肅如祭。愼爾獨。恪爾事。貫動靜。合內外。貞夫一。斯爲貴。純不已。聖可企。赫有臨。惕無怠。

無逸齋銘

浦陽鄭仲舒。名其齋曰無逸。志爲學也。其友胡翰銘以勗之曰。

書言無逸。稼穡孔艱。念我學徒。遑集于安。上帝降衷。有赫其命。其命有赫。日罔弗競。曰明曰誠。終始是資。惟敬惟義。內外不違。毋謂跛鼈。弗如良驥。苟力於行。千里可至。逮其無息。與聖合德。與聖合德。與天爲一。道豈遠而。厥幾孔微。心焉一肆。卽汝自棄。彼月而邁。此日而征。無或爾優游。往苒百齡。

漢榦題研銘

有漢榦題其篆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旅物也。僧用中作硯。金華胡翰銘曰。

天垂範。地合質。圓覆九重。遺者一。于以用之。懿文德。漢鼎可移。茲不泐。

居易齋箴

魯氏子濬文常山之秀也。嘗卽山中。闢齋曰居易。而力學焉。今將適京師。來諗於余。大懼替厥服。余聞諸易。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苟行其願。進退不渝也。箴曰。

大道易易。其平如砥。人具是臻。亦具是履。相彼小人。胡昧厥理。舍其康莊。自投偏陂。抵巇爲高。入坎不止。惟茲君子。宅心孔夷。安吾之素。適分之宜。與時屈伸。以範驅馳。君子居易。小人去之。天畀有生。夫豈遠而。徇義則公。徇利則私。辨之不早。顚末遂迷。曷哉君子。尙愼厥幾。

尙節齋箴

余友徐則常名其齋曰尙節。將隱居以求志也。請箴於余。久而未之措焉。今以病稍間。乃爲之箴曰。

四時之序。節以成歲。萬物之理。節以成禮。非有資於差品。乃自然之裁制。何人生之多欲。忘吾性之所貴。利不盈於錐刀。誅之而心醉。藝不重於丘山。臨之而魄褫。如梟如獍。如狐如鼠。合朋爲同。恬不爲異。盍不觀夫澤上之水乎。滿則溢。節則止。而況人欲之橫甚於倒海。不有砥柱。何以見夫君子。人皆瑣瑣。己獨珞珞。人皆諾諾。己獨諤諤。是猶未也。將求其至焉。易貴甘節。其次安節。其次苦節。甘節者。顏淵曾參是已。露肘而商歌。瓢飮而自樂。安節者。晏嬰原憲是已。貴而能儉。貧而不病。苦節者。黔婁之屬是已。困而不返。死而無悔者也。子將何居。以苦則不可貞。以安則未能企。亦曰尙而已。尙也者。非矯也。樹不拔之操。厲匪石之志。不顧人之毀譽。存吾義而已。毋行乎怪。不安其素。毋習乎狷。不知其固。毋恃其不折。過於戾契。毋信

其不涅。流於汙閼。子其愼之。是亦可矣。抑有大者焉。易本無體。神亦無方。恆則有往。節用有亨。陰陽相錯。變化縱橫。晦明相禪。通塞往還。故釣渭之叟。起而與周。耕莘之夫。舉而佐殷。傅說棄版築而爲相。膠鬲舍魚鹽而得君。功存乎社稷。澤被乎生民。不知一介而輕天下。常以萬物而同吾身。此非余之所尙者乎。非聖智其能乎。是達節也。子其識之。

嚴氏子字辭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蚤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

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僞。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余言。暨爾父之志。向篤于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褚士文字說跋

錢唐褚士文。以字行。以善篆隸。稱搢紳間。或卽其字而書之。而告之士文。佩之以求益焉。余以爲天地變化。凡成形成象者。皆文也。日月之運行。山川之流峙。其光華精潤之發孰加焉。其在於人。則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之謂人文焉。堯舜之治化。所以成乎此也。孔孟之道德。所以得乎此也。故文之至者。稱堯舜孔孟。彼以言語字畫爲工者。殆其次也。今世俗之人。往往索余於文字之間。

余恆患之。故余不敢以篆隸之工爲盡士文之能。盍亦斂其華而求其至者焉。天下之文。不在於子。則在余矣。

歐陽文忠公急就章跋

文忠公在史館日。朝廷大制作。皆出其筆。而餘力顧有及於小學家之流。其文蓋本漢黃門令史游。而稍變其體。昔游倣凡將爲急就篇。末敍長安涇渭□術。後人增以齊國山陽二章。意公取州名裒次者。亦緣此也。公之手澤。散在人間。往往獲見於兵火之餘。皆行書片紙。未有若此之凝重茂美。終卷無一字苟者。自當與其文共傳。爲世所寶也。今上人賢公、以爲草堂所蓄舊物。不欲輒出示人。吾恐非文忠之意。故常欲取皇象鍾繇王羲之所書漢急就章、與此合爲一卷。模而刊之。備小學一家。以廣其傳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酌意適。洒然見之翰墨間。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魯公之孫藥。至今寶藏唯謹。余幼讀金吉父濂洛風雅。即熟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咏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鞠歌行下哉。洪武七年夏六月跋。

宗忠簡公告身後

忠簡公以宣和四年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太宰王黼首署焉。黼於是卽拜太師。與蔡攸、童貫圖任國事。北啓邊釁。內小人而外君子。宋運方否之時也。汴京旣陷。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朝廷人才之用舍。往往如之。宋氏之不競。誰執其咎哉。

鄭北山復官誥跋

鄭忠愍公以紹興二年進士。授文林郎。累官中奉大夫。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橫罹誣構。卒于封州。卒後二年。始復故官。此誥是也。淳熙九年贈光祿大夫。則明堂大禮沛恩所及也。公之直言勁氣。見於立朝之初。宏謀盛烈。著於治蜀之日。而威名暴於天下。強敵悍將。遠近慴服。固一代之偉人也。其受知高宗。雖出奸檜之薦。而未嘗苟爲檜用。檜主和議。而公抗論。未嘗主之。檜喻蜀輸金。而公以備邊。未嘗從之。檜欲歸金降人。而公慮其爲變。卒誅斬之。以是忤檜。擠之死地。終始大節。炳如也。載筆之士。類能傳誦。獨公平生爲學。所以探陰陽之賾。極幽明之故。不以進退死生累其心。貫天人而一之者。則概未之察焉。公在封六年。其著書、有曰易窺餘者。翰獲於公八世孫謐。伏而讀之。竊意公俊偉之績。磊落之節。由其得於聖賢潔靜精微之學者。有以發之也。而翰又何足以窺之。姑識卷末。以俟知者。

劉公亮告命跋

父以子貴而贈爵。後世之禮也。蓋有天下者。推禮追王之意。以及其臣子。所以爲勸也。猶古之義也。劉氏

在宋其事不見於史非此告豈知其名爵之爲太中爲中奉哉昔王昭遠能藏其先四世告命君子稱之則此亦未可以彌文論矣

范賢良帖跋

范公茂明世家香溪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爲可慕公卿之薦□□可階其於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爲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帷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爲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宋吏部侍郎朱仲文奏稾跋

朱氏自晉蒲墟令汎始家於婺四明居士元翰其後也紹興間居士嘗獻賦行在爲人卓犖不羈今卷中雜咏遺言則乾道二年所書慨念古今雖在畎畝意氣躍躍飛動使見於用宜何如哉吏部侍郎仲文其諸孫行也仲文號守軒方幼時居士即奇之紹興四年及第陳亮榜第二人奏稾十事則開禧四年公在諫垣所擬指陳時敝議論剴切雖忤權倖不失爲社稷計矣余觀二公遺墨因念宋南渡以來大義不伸大業不復紹興三十□□□□□□□□□□□□□□□□乃欲於開禧之際□□□□□□□□□□

之勢而不察宋無可戰之□□守軒以□□不□□實不厭懷懷言之廷議北伐□力爭之居士之才不見於用守軒用而中遭貶斥不究其才推其志皆可尙也守軒嘗學於東萊先生與孔山喬壽朋爲同門紹熙廷對又爲同年其後壽朋當朝言事與守軒所見大略亦同壽朋言具宋史而守軒行事世多不傳此卷則其四世孫了菴所藏以遺行之者屢更兵火行之護之如拱璧凡了菴一時諸老淮陰龔聖予粵人謝皐羽同郡胡汲仲往來詩簡至今嗣守不墜使予閱之益知高山之可仰而慨喬木之不存識之末卷以見人才之進退盛衰世道之升降係焉

文與可萬竹圖跋

與可在宋爲良二千石蘇文忠公從表兄弟也平生知其爲人之賢文藝之妙者世莫若公嘗謂與可所畫偃竹雖數尺而有萬尺之勢今以是圖觀之猶不滿數尺而烟容雨態縱橫掩冉漫若千畝萬个近在人目無不可愛蓋墨竹以小爲難而多者愈難欲振筆直遂如公所謂兔起鶻落殆未見其可也否則滯而不化亦何取焉惟與可能臻其妙而文忠之言當觸類而悟也

王右軍東方朔贊跋

東方朔贊與黃庭經皆永和十二年五月所書右軍一時之筆各自爲體不同流傳至今求如此本者甚不多得雖紙墨剝落隱然具有當時瑰琦之意豈惟右軍書法之妙矯若驚鴻者於此見之而唐人模勒之工亦未易以刻鵠議焉晉仲家庭方從事臨池之學不宜以王敬仲自居當官奴之得樂毅論可也

懷素墨蹟跋

張長史觀舞劍器。藏眞見夏雲隨風。二人遂以書法之妙。遠軼千載矣。及聞越人得永師眞蹟。悫若不及見焉。世之師心而不師古者。何足以知之。臨川蔡君厚。定此三十字爲藏眞書。非長史也。余聞藏眞以狂自任。長史以顚著稱。正相類耳。想其人而觀其書。使人意氣飛動。時又喜雪。晉仲請識其後。以爲山中珍玩。是歲洪武癸丑十二月十有二日也。

米南宮書蘭亭禊帖跋

米南宮論蘭亭禊帖。毫髮無遺。至其所自書。乃縱橫若此。蓋出入規矩。晚年筆也。南宮嘗稱善書得一筆。已獨有四面。故其對帖臨倣者。與眞無辨。而任意揮洒者。入妙自得。人鮮及焉。余昔見黃文獻公。恨不及以此質之。姑識于公手跋之後。

胡石塘與王子智書跋

石塘先生。以前代儒宗。折節下交。一郡吏貸米周人之急。兩致書焉。曾不以爲渝。而盛稱其賢。則子智之爲人。果可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守有爲。不幸而爲吏也。雖爲吏而無愧於天下之士。其義可尙也。由是先生尙之。亦義也。先生之雅操。與文章並著於世。孰取而孰予哉。舒閬風石塘行。所謂吉人廉士。遺我五斗赤。受而哺之無愧色者。其言雖爲張瑄發。可見其于子智不苟也。子智老于郡邑。有先生以爲知己。而又有希彥稱其家兒。其所託者遠矣。

北山紀游總錄跋

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余聞諸古。而於此卷見之矣。自至大庚戌以來。卷中作者。由侍講黃公倡之。而司理葉公。吏部吳公。長史張公繼之。又其後而待制柳公、太常胡公、立夫吳公之詩附焉。數公同出吾郡。多擅名當世。高文大册。施之朝廷者。足爲邦家之光。幽懷雅韻。託諸老佛之徒者。足爲山川之壯。豈多得哉。余嘗承下風。往來周旋其間。顧不獲與諸生從杖屨之後。山空谷寂。未嘗不三復而爲之憮然。儒墨異途。出入殊趣。吳公既以之與懷。況死生之際。幽明永隔。黃公又安得不增悼邪。未及百年。變故倏忽。在昔已然。而今爲何如也。吾意扶輿清淑之所鍾。偉乎其不可遏。豈遂已邪。比居長山之下。嘗手執牛尾歌之。以遲夫若人焉。今存禮不以衰老棄余。將入京而過余衡門。留之不果。攝衣率諸生。陟潛岳而登其冢頂。余力躋僅能及之。極覽無際。退念往躅。雖瞠乎其後。而亦跫然其音者也。書以識之。庶他日冠蓋咸萃。殫其餘年。以尋劉孝標、王子文、山中故事。

蘇平仲贈言後跋

右贈言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天子選爲太學正。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退然若不及人視之。咕畢一儒者耳。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其兄弟之間。愉愉然。間讀書爲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贈言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

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鈎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敝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將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孟同子也。人之所不及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與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瞽言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孟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深爲之擊節云。

劉養浩鐃歌鼓吹曲後跋

右皇明鐃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鐔剛之所作也。剛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嘗敍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爲宋鐃歌。傳誦搢紳間。以爲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製。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鏘。則得之潛溪。又將追步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溪在前元時。去宋頗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聖朝。躬涉于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雄。合天下而爲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十年之間。皆剛與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洸洸乎如在短簫鐃鼓間。不知其爲衰颯也。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簫散冲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

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顧縻於世之塵鞅。敝於未習之發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爲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爲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大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爲我補諸牛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李伯時臨韓幹十八馬圖跋

龍眠居士。博學精識。尤刻意繪事。取法顧陸諸家。下及韓幹。靡不該焉。幹作十六馬。坡翁賦詩。當時目以爲韓生之馬。蘇子之詩。爲世兩絕矣。安知居士所作有如此者。令人見之。便如秦川沙苑間。意躍躍然。世稱居士之精緻可學。唯疏簡處。工不能近。余觀於此始知之。方駕唐人。正恐未能或之先也。

王子端書服胡麻賦跋

右服胡麻賦。蘇文忠公所作。黃華山主王子端之所書也。子端在金源。事章宗爲翰林修撰。是時金有國已久。士大夫舍干戈。從事翰墨之間。如党竹溪、趙黃山諸人。各擅所長。以名家子。端行草則取法黃山。能變而之古者也。余往在燕都。嘗於市上。購得子端過蟠桃山、和二兄詩二首。辭翰皆非近世人可比。遭值戊戌兵燹之變。散逸不存。意猶惜之。及來太末。復於民家見此卷。楮墨零落。幸而存耳。意欲售人。而人不知其可貴。獨余寓目之頃。如睹舊物。然亦不復求之。今乃歸於吾鄉人任氏。卷後有元遺山題識。以淵珠

膏火之喻爲不可曉。蓋金人傳寫誤以珠在淵作在淵珠也。獨未審膏火所喻。昔朱子嘗取文忠此賦以續騷。余不復論。尙論子端書法氣韻似米南宮。妙處不減晉人。自明昌距今垂二百年。當士宇分合之後。寥寥不可多得矣。雖有拱璧寧能過之。

書賈節婦傳

天下兵興。士大夫能死事者鮮矣。而況鄙夫賤人乎。是固難也。鄙夫賤人能死事者鮮矣。而況婦人女子乎。是尤難也。至元初。朔兵渡江。巴陵有韓希孟者。魏公七世孫。賈璹之妻也。嘗爲軍帥得之。義不辱。赴江水而死。既死。人於衣帶中得其帛書。有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之語。又云。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又云。願魂化精衛。填海起成嶺。其言感慨激切。毅然有烈丈夫之風。郝公伯常賦詩以道其事。惜世少有知者。今賈氏婦之死。殆有類焉。而余采之民間。其潔身就死。而人不及知者。尙多有之。烏乎。以天下之至難。而婦人女子能之。孰謂爲士大夫者不能哉。生人之類。所以不至於澌盡者。蓋必有與立也。

書王秉彝傳

士生干戈之世。幸能脫於死地。不爲人俘囚。阽於鈇鑕。則其身之幸矣。能貴其身。不輕用之。而又能保其妻孥於流離顚沛之餘。守其宗祧。以時祭祀。則又其家之幸矣。今秉彝既兼有之。而又能推夫不忍之心。釋人於忍者之手。其言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凍餒不恤也。往來江東西間。全活者若而人。周急者若而人。來吾婺人被其賜者。亦如之。事具今宋起居所著傳中。其爲人也賢乎哉。昔何蕃居太學。六館之士。更

朱泚之亂不受汙辱有死喪無歸者卽身爲治喪蕃固賢也非昌黎韓子人孰知之秉彝蕃之鄉人也其用心亦庶幾於蕃者則是傳其可少哉或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有爲而爲之也秉彝豈欲持是以受其名哉余聞之如是而益賢之云

書尊生子傳後

余始識尊生子時天下方用武尊生子自越至余見于今曹國李公之門美髯長身望之偉然聽其言洒如也公遇之甚厚留幕府數日輒去余亦領教信安後十餘年復會于金華則尊生子奉朝廷之命同知金華郡事顧不忘疇昔之故以一騎自隨過余余視之尊生子且老矣意氣猶摷摷也郡虛長吏尊生子總郡事聽斷民有不直不以繁劇置不問必盡其情重者省遣輕者下屬邑邑徼輸不入度其才力約盡程度取辦而止吏緣爲奸於法不可貸乃痛繩之不貸尊生子務持大體類如此人以尊生子爲儒者心竊易之尊生子笑曰今豈昔時耶猶欲獪薙吾民乎且吾性剛急人言非所患也其始如故踰年而郡著治績余在信安歲時一歸漸被其風恨不及從鄉人長老樂其有成而尊生子見之輒念其老且衰將以一麾授焉余唯而退固將治裝而東聞尊生子已去職矣既去而余徙家里中則尊生子尋又沒矣今讀其傳安得不使余歔欷流涕世豈復有斯人乎古所謂孝友于兄弟克施于政者其尊生子邪余故論著之而或以尊生子之死非子華子稱述之意其不尊生邪抑有由然邪當爲而爲之者君子謂之義不當得而得之者君子謂之命君子亦安於義命而已尊生子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此其所以爲尊生子邪

書劉府君墓銘

余不識劉府君。嘗於潛溪宋先生館下。見其子剛而獲交焉。今剛將入京師。持是碣過余山中。此何異韓退之誌李翺之祖墓也。退之言翺有道而文。固於是乎在。余於剛望之矣。

鄭仲涵像贊

有臞其貌。有瑩其神。處華腴而不汰侈。自得乎一性之眞。有炳其文。有淵其思。顧賢達其未遠。銳將探乎千古之祕。我懷伊人。於焉寓目。猶想見韓門之湜籍。荀氏之爽淑也。

書朱氏家慶圖

浦陽朱仲賢。有母高年九十餘。康強無恙。仲賢率其母弟。日致孝養。母弟或不繼。則身養之。作堂曰菊隱。率其弟若子、若孫、若從子、若孫曾。歲時爲壽。以娛悅之。以是聞於邑人。傳於京師。士大夫言詠以稱其美。余友吳廷毅爲余誦之。余問仲賢何如人也。曰謹愿人也。何以爲謹愿也。曰仲賢嘗吏於邑。而今老矣。能保其身以至此者。豈易矣乎。斯其爲謹愿也。余喜而謂之曰。子之言然矣。殆未知其所以然也。詩曰。孝子不匱。唯孝則施之四海而皆準。仲賢思不能孝養耳。苟孝矣。則天必佑之。故仲賢雖爲吏。而不辱其身也。身不辱矣。而又使之多男子也。惟孝爲然。邑人不出乎里。知仲賢之孝也。故稱之。若京師之人。可謂遠其衆矣。何自而稱之。亦惟孝感而已矣。豈嘗有私之者乎。余與仲賢、居同郡。相見之日甚少。往來邑中。不信宿。輒又別去。所以知仲賢而信廷毅之不我欺者。以予觀於仲賢。近七十歲。其母九十餘歲矣。以弱冠致

養其親亦五十年矣積日以至月積月以至歲溫凊定省之節甘旨滫瀡之奉可勝計乎而今其母色笑在堂洩洩然其兄弟怡怡然而諸孫又詵詵其可喜非孝而能之乎天下之富且貴者多矣有不能一日竭力致養其親者欲如仲賢其可得乎故書之以爲人子之勸豈溢美云

胡仲子集卷九

謝翱傳

謝翱字皋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臨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遂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閱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游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祕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歊欷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噣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朱翌、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游焉。願卽此爲葬地。作許劍錄。及翱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訃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攝嘉興

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遇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通事不以富移不爲貧屈自號歸全子云

嫣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搢紳學者問翺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翺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翺集備焉其辭隱其旨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鄞江任士林稱翺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趙氏大墓表

洪武元年十月壬午趙氏先世之喪既葬于金華縣慶雲鄉青岡之七星原郡守高公昇題曰趙氏之大墓其孫古愚於是具其族出世次所以發大而流遠者請識而傳諸子孫初秦悼王在宋爲太祖太宗母弟王第四子曰德雍是爲廣陵康簡王康簡生承亮是爲樂平忠靖王忠靖生克愉魏國文思公文思生叔蓋內殿承制承制之子堅官宮使正奉大夫始自汴徙家于衢則建炎再造也今其窆實中居昭穆之首碩人田氏祔焉宮使生常熟縣丞諱公傳娶徐氏卒葬于衢常熟生長溪縣丞諱彥鍼娶徐氏卒葬蘭溪今其窆皆爲位而不遷長溪之子遂昌縣令諱旰夫居穆之次其配徐氏祔焉遂昌無子以從兄憂夫之子爲後諱時堯居昭之次其配徐氏祔焉是爲古愚之高曾祖曾祖有子二人長諱若韶號退藏山人娶陳氏何氏李氏則其大父也次諱若隆娶童氏則從大父也又各居昭穆之次穆之右則祔以伯父諱

嗣淇、嗣鴻者叔父諱嗣淵者。嗣淵之配張氏如之。昭之左。則祔以厥考諱嗣滋者。厥妣葉氏如之。考妣之次。則古愚之弟古怡。及其嫂張氏祔焉。八世合二十喪。皆獲從其窀窆尊尊也。親親也。所以昭有禮也。禮必本其所始。所以昭有德也。惟趙氏蟬聯累葉。自汴徙衢。至長溪丞又徙于蘭溪。至退藏公又徙于婺。今遂爲郡人。翰同里閈。嘗獲交退藏之門。聽其二子之議論。未嘗不以前人藁瘞爲疚。遭時孔艱。賫志而沒。亦惟後之人亶其圖之。故古愚、古怡、古忱。篤於孝友。不替其父命。於十年之後。既買地縣北婺女鄉。奉以襄事。今又改葬茲土。克邁前跡。是爲有合於古者邦墓族葬之義。故翰書之。非徒示其子孫。亦以爲邦人勸。

胡義士墓表

永康之魁山有義士焉。姓胡。名元祚。其先建寧人也。宋宣和中。其遠祖志寧來茲邑。遂長子孫。至今居之。邑地西直婺東抵處。處阻險而悍獷。山谷之間。竊發弄兵。積爲民患。及元之季。郡邑兵起。環處之境。皆盜區也。戊將石抹升之督兵討之。勢猶不戢。至正乙未。縉雲蒲溪之寇殷氏、杜氏。燄羣兇以利。入入剽掠。橫殺不辜。元祚慨然曰。吾士皆王民。吾雖力不能爲國除賊。獨忍鄉井罹其毒。束手視之邪。走白邑令。爲防禦計。散家財。集少壯之丁。立保伍之法。大書其旗爲義兵。寇偵之。不敢輒犯。詐遣其徒來降。尋乃旁出抄虜。擣邑郛。焚廬舍。會官兵至。元祚率衆助討之。寇退。兵駐邑中。頗恣睢。元祚扣軍門。白主帥。出旗樹於鄉。約曰。敢擾吾民者。殺無赦。士卒如約。而元祚具酒肉。禮其至者如初。鄉民安堵。令嘉其能檄所部團結。悉

如其法。上其名于憲府。憲府嘉之。署曰義士胡某。俾與方允中合而拒賊。賊畏之。至者不敢越鯉溪而西。時太平呂原明軍方岩。致書元祚曰。東南當賊要衝。君以身障之。能杜其不至乎。曷若去難就易。於計萬全也。元祚曰。吾衆以義合。將以排難存鄉里耳。委而去之。豈吾志邪。益厲衆固守。聞賊至山砦之民受圍者。輒出兵援之。歲丁酉正月。賊寇武平合德。元祚大破之。逐北數十里。二月丙午。戰于前倉。又破之。賊數戰不利。明日迺盡勒其衆。間道出方岩。與呂原明戰岩下。呂不利。其屬孫伯純歿于陣。乂明日。賊復至。與元祚遇于占田。元祚盡銳以戰。顧謂允中曰。賊衆我寡。唯死鬬耳。不可退而覆也。自辰至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沒于陣。元祚自分不獨生。戰益力。厲聲罵賊。不旋踵死之。至正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也。邑令野速達聞其死。輒泣曰。吾爲天子命吏。不能羸股肱効尺寸功。而元祚起畎畝。不費官一粟。不取民一錢。合鄉兵而贍之。屢與賊搏。雖斃於蜂蟻之衆。不少挫其氣。吾屬媿之矣。其可使君之志。不白於當世乎。具疏其事以聞。報未下。明年王師克婺城。永康內附。又十有一年。朝廷修元史。凡忠臣義士。於法得立傳。余欲取其事載之。無以究極其詳。又八年。余至永康。見其子裕。問君所以致死。裕哀形于色。爲余言其先人之沒。裕不能(一字)援而與之俱。顧嘗圖其不朽。有韓先生循仁之狀。宋先生濂之銘在。余讀而悲其不幸。然未嘗不壯其爲人。當寇發難時。巨族寒畯男女。扶攜走道上。以脫一旦之命。不顧宗祏。棄骨肉者。里相比也。將吏晝地自守。玩愒以養寇。畏縮以爲持重。不能展手足者。郡相望也。計其人怖死不暇。惡肯抗必死之寇。以不貲之軀。而君亦何樂而爲之。無乃輕用其身哉。天下大義。蓋有重於身者。人不察也。叛逆之寇。義

所不容也。吾討之，義不容已也。不幸而死，固其所也。君既死而懷利計私者苟免，宜若得志，由今視之，果能保其祿位乎？享其貴富乎？就令有之，泯焉無聞者多矣。若君之所樹立，聞其風者，莫不惜而慕之，大義之在人心如此。百世之下，有生氣矣。君得年四十有八，娶章氏，繼趙氏，子四人，趙出也。長卽裕，次禔，次祐，次褆。余既多君之義，又愛其子之能孝，故撫其大節，俾揭而表諸墓，亦史氏之遺意云。

何遁山墓誌銘

公諱鳳，字天儀，其先澤州晉城何氏。唐會昌間，澤州亂，何氏南徙，析其族，辟地衢處婺三州，而婺之著籍自溍始。歷五代至宋，其十一世孫有韓棣者，是爲公之曾祖。其別出之族，若殿講文定公基、司農卿夢祥、參政夢然，皆以學術貴顯。故棣雖不仕，而蔚爲聞家。棣生焯，於公爲祖。焯生璧，於公爲考。璧娶應氏，以溍祐十年生公。生二十五年而宋亡，元有天下。恥於折節當世，業醫藥爲人治疾，不避風雨寒暑，治之常若不及，無貴富貧賤必具善藥與之，或不償其直，置之弗較。所至人賴其濟。元貞初，北游燕趙，用薦者授婺州醫學教授，轉江西醫學提舉。公雖隨牒漫仕，意漠如也。每風日清美，則幅巾藜杖，盤桓姻舊間，長者事之以禮，少者接之以誠。陳說前代典故，談謔俚俗，瞭如阿堵前事。文懿許公謙方羈孤時，落落不偶，在里中時從公游，公奇其才，館于家，以世務機利迷罔他歧，固勉以義，令求其遠者大者。文懿逐決意於學。公得其師，猶未振也。公悉出其家書貸之，率鄉人之弟師事之。未幾而爭之其門矣。慨然以道自任，雅尊事公，見之必莊，聞其言，必傾耳以聽。公長文懿二十年，以泰定二年二月十六日卒于疾。文懿哭之盡哀，明

年天歷改元。遂以九月某日。卜葬蘭溪州橫山下林之原。今公之墓有宿草者。四十餘年矣。天下皆稱文懿之賢。而不知世有郭有道之流。爲善者何所賴乎。故其孫穆以前祭酒許存仁之狀來乞銘。存仁、文懿子也。述其先人之言曰。吾所以克祗其身。克植其家者。先生教也。嗟乎、斯足傳信於君子矣。公號遁山。美丰姿。不事邊幅。名卿鉅人見者。咸稱曰遁山先生。而方術蓋其一技云。有子曰宗誠、曰宗暎、曰宗瑞。孫曰紹祖。次曰穆。穆卽請銘者。銘曰。

道苦多歧。吾何適也。雖有鉗且寧。弗梏也。君子之善。不必己出也。轢軷之助。天下莫較其力也。

譚榮甫墓誌銘

譚氏之先。有國濟南歷城間。春秋所書譚子是也。譚子國入於楚。子孫散居楚地。其在湘潭者。則自豫章來徙。宋吏部侍郎世勣之後也。由吏部逮今忠顯校尉濟七世矣。濟從王師征伐。以功授千戶所鎭撫。涖官金華。致書來告曰。濟生十有四年而大父沒。踰年而父又沒。後十有二年。東南兵起。吾族存者鮮矣。藐焉下走。幸不隕厥祀。聞諸禮云。先祖有美而不知。是忘其祖也。濟唯前人之休是賴。敢忘之乎。雖簿祄不足以繩祖武。敢謂不知乎。是用撫其行事。圖不朽于子。翰惟禮有銘。職在子孫。合而徵諸人。弘至公也。不忘其祖。重本始也。故不敢謝。按公諱安榮。字榮父。生而性慧。能言。母夫人授以孝經。隨口成誦。喪父。與從兄偕處。從兄亡。無子。公以其子子之。內外數百指。公以其身律而撫之。未嘗有違言。時方承平。州郡以權貴相傾。有勸公仕者。公曰。吾非不願也。幸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濕。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讀書教

子優游畢歲良亦足矣終不能與世乾沒以此自守累貲叵計與人交不吝施予人有緩急飢遺以粟喪濟以轄又斥其餘以修川梁除道途蒙其利者歸德於公則曰吾要譽邪又謹事浮屠崇塔廟像設爲莊嚴具或訾之則曰吾求福田邪人聞其風咸知公爲長者年七十有四寢疾久不愈顧謂其子自吾感疾明旦且暮矣殆不起乎詰旦果卒公生宋咸淳某年十月四日卒於有元某年正月二十八日後六年乙酉十有一月庚申始從先兆葬于湘潭縣石塘山之原曾祖某祖某湘潭縣丞考義先隱居不仕自號湘潭居士妣劉氏配賀氏公之起家賀氏實佽助之通書算茹素至老年八十有四以至正十年二月一日卒是歲十有二月某日祔葬子二人長應辰次應璋璋繼從父後女二人適王必大賀世發孫男六人明、福、玄、壽、貴、某貴即濟曾孫男永齡曾孫女二人濟來金華去家數千百里計其先祖之葬且二十有八年中更兵變者十餘年人民就死亦其族者不可勝計而譚氏之宗祏獲全於土崩瓦裂之中纘有春秋封爵之緒有孫奮其忠勤不失爲國桓桓之虎臣則前人潛德之光豈不昭乎休哉銘曰

推其嬴足以行吾義不專乎利安其止足以全吾志不貴乎位是謂鄉之善士其生也無媿其死也有餘裕矣

蔡基先墓誌銘

諸暨居先生疏爽好士所與游皆當世名公卿通州大邑賢豪詞翰之流與夫山澤布衣有志無所用而儕於耕牧者非是不屑也嘗爲余言其鄉人蔡君基先之賢力學而不干進教行於家而自得於田里有

足多者。既又曰。基先不幸折其左脛。雖賢而無所用於世。且世方以疾趨佻巧相徵逐。孰從而知焉。余聞先生言。固識之矣。常恨不及見其爲人。數十年來。天下屢變。先生既歿。蓋無聞矣。於是而得先生之子澈之書。爲其友蔡權之父請銘。發書按狀視之。則先生所言。基先君也。君諱嗣祖。字基先。自曾大父柏。大父行之。父遇龍。世爲諸暨人。皆業儒。母楊無子。君次室呂所出也。幼嗜學。從鄉先生受業。昧爽、輒挾册先諸生以往。遇溝瀆左足折其脛。由是出入不良於行矣。然月朔謁先聖先師。雖風雨大寒暑。必入學宮。無廢禮。言當世治忽。人物賢否。出處得失。雖足跡不離戶限。問之而必知。言之而必當。若數計而符節合也。所居負陶朱山。列蒔花木。賓至。卽留連觴詠以爲樂。元末兵興。召三子語之曰。吾讀書嘗有志於時。顧以疾無用焉矣。今天下多故。吾其休矣。汝輩圖之。汝楓、汝概、宜爲父幹蠱。汝權、宜務學。屠先生性、吾友也。方講學鄞溪之上。汝宜從之。君乃卽邑之南塘。營一室居焉。力耕者十餘年。兵勢益熾。未幾而其地悉屯戍。君挈挈東西。未嘗戚于容。及國家洗滌宇內。寧謐。卽欣然攜老幼。載圖書。家于南塘。題其居曰遺安莊。諸公賦詩落之。而君亦將足其休焉之志。復爲太平之民。優游乎其間。亡何遘疾而卒。實洪武四年正月十日。距其生之歲大德丙午。得年六十有六矣。娶田氏。先君卒。繼王氏。子三人。皆田出。卽楓、槩、權也。孫二人。曰照、曰熙。方田氏沒時。三子請治葬。君曰。吾以邵子範圍數策之。豈久人世者。亦將觀化矣。汝營葬塗俟吾歸。同穴可也。後二年。果符之。又三年。權以春秋中第。授延安中都縣主簿。楓、槩咸克家。鄉人稱之。女一人。適王琪。避兵走道上。懼不脫虎口。投道旁沸釜以死。媵者亦死之。事見元史。尤烈烈不泯。則君之賢。

不特能自砥礪其所以化于家者涵染多矣權既簿中都以洪武十年丁王氏憂明年十有二月庚申卜地某山之原舉三喪合而窆焉世言越多隱君子微屠先生吾幾失王貽今君已矣考其行事益知先生之言爲信又嘉權之孝徵之義皆能成其父之志有交友之道不敢謝其請也乃論次而爲之銘曰

士之致遠以志而奮以學而勝不以疾而廢爲吾之疾故張籍盲于目不盲于心徐積聾于聽不聾于行洵彼甚先亦孔之能生克有樹死克有承貽謀自身又何愧乎古之人

韓復陽墓碣

吳郡韓奕既葬其先君之喪于郡支硎山之碧琳原其墓石久未有辭於是乞銘於金華胡翰以疾不能趨赴致書來告曰奕聞之公卿大夫貴而在上其賢可紀人已知之雖歿而自足見于世惟窮在下有善而人不知知之而傳不遠無以自見于世則于法宜得銘昔朱子有是言而奕之先人不克踐之奕爲此懼願先生有以昭之以蓋其不孝噫何言之悲也是用敍次其事韓氏系出魏國忠獻王故安陽人宋南渡始家于杭徙于蘇自高祖至君遂爲蘇人君之曾大父曰某大父曰某而諱某者其考也妣唐氏君諱某字復陽少孤奉母以孝聞于鄉里鄉人以能子稱之力學好古尤精于醫家之說爲人治疾由江而達於淮周游貴人長者之門所全活甚衆所至必求當世人物魁偉特達有才藝者承其下風卽庸衆無所取長雖富貴人以富貴視之不屬意也淮陰龔璛遂昌鄭元祐在吳中爲士林之望獨折行輩與君款洽四方來者問吳中士兩人者以君爲稱首於是人知君之於醫蓋寓也元之始亂張自誠據蘇州恐衆不

附。大結人心。引士類爲己用。或強起君。君固以母老辭。母亦遽曰。是不可起也。藉令富貴。如汝家世何。訖不就。退然以奉親教子爲務。年五十。在母旁依依若孺子。居園城中。食飲必適。母常愉愉。無不堪意。疾革。囑其子奕曰。善事吾母。吾負阿婆矣。遂以洪武四年某月日卒。以是年六月某日葬。春秋五十有四。娶唐氏。先卒。子一人。女一人。女亦先卒。子卽奕也。其孫曰貽。君爲人。性亢而色温。見人有善。欣喜動眉頰。有過。則面質之。人始若不堪。而心卒愧服。嘗論醫以爲醫之爲術。與儒者之學。皆出古聖人。而後世粗工皆庸妄。去聖人遠甚。以庸妄業聖人之事。又不習其書。又不資於儒。宜其失之者多矣。君所以求賢豪事之。意必有隱者焉。及君得烏傷朱彥修所著格致論。推本黃帝靈樞、素問、以爲說。犁然當於心。時彥修沒已數歲。君迺命奕從其門人。盡受其術。奕讀書未嘗識余。其于不斐之辭。何取乎而欲寄重焉。余觀君之在吳。雖不有位。爲公卿。爲大夫。其平生砥礪自可爲縉紳學者稱道。公卿大夫用事者。一時若甚炳烈。苟怵于利害。臨變故。俯就折辱。身隕若滅。雖鄙夫賤人。皆得唾詈焉。其失得相去爲何如也。故君子之可貴者。甚于爵祿矣。奕也何患其不傳哉。乃銘曰。

有相之術。不用於國。用之廳疾。遭世大擾。不屈于暴。處之有道。孝思孔樂。奚不可作。返乎玄宅。則有子是若。

王子智墓誌銘

昔石塘先生胡汲仲。好施與而愼許可。風烈激乎當世。學者尊而仰之。以言語文字借譽爲重。莫不彬彬

可觀。然未有如古名節之士者。先生既歿。余發其遺書。得一人焉。若王君子智。何其見器之深哉。方子智署慶元郡史。慶元趙誠之。先生故人子也。妻女流落。先生致書。貸子智之俸。以周其急。先生在吳門。豪富人有饋粟三百石者。叱而不受。其視一郡史五斗粟爲何物。顧吾義所在。屬子智爲之。先生嘗謂子智。廉潔勇銳。流輩中絕無者也。天下不以其言爲過。而信其人之賢。余烏得而沒諸。王氏世爲處麗水人。曾大父師尹。宋迪功郎。大父日章。父英。宋鄉貢進士。妣趙氏。宋瑞州守崇鑣之女。君諱臨子。智其字也。幼讀書。即嶷如成人。既冠。舉教官。授慶元象山教諭。部使者魯山臧公見而材之。不欲置君散地。俾吏于溫。由溫調台。又調慶元。其在台也。臨海令李某貪暴。威逼其民致死。事聞於郡。郡將脫之。君持不可。一繩以法。台人爲之語曰。李木杓。乃見王無藥。蓋疾其掊取。而幸其敗也。濱海鹽竈戶。私貨鹽以厲民。民不堪。誣以敗傷人命。連逮繫獄。久之不得其情狀。吏無以決。君謂鹽無榷貨。死無屍傷。具牘釋之。及調慶元。屬州奉化有林氏者。出賈海上。與漕船遇。漕船擊而掠之。有司逮捕百餘人。悉問狀。杻置獄。以強盜傷物主論死。會朝廷遣秋官按獄。擇君自佐。至州按之。君謂漕船轉粟京師。殺傷人海上。而事有起因。別無始謀。與規財劫盜者有差等矣。宜貸死。昌國有褚氏者。以女贅繆氏子爲壻。褚氏死。其弟誣繆氏子藥之。君讞之。繆氏固弗藥也。不當坐。部使者楊某恚曰。囚慮更審慮。豈皆誤邪。君持牘覆白。復詰曰。此何例耶。君曰。吏奉活法。苟當其可。即例也。二獄卒如君議。郡隸元帥府時。首帥瀆貨。數撓郡政。郡莫之如何。君條其不法十事。白御史宋公。帥聞之。致仕而遁。兩淛鹽運司。歲調官督課至郡。其吏恣橫。凌轢有司。因罔利以爲市。君又

嘗其不法。運使高公聞之。吏以責還。後至者戢不敢逞。郡賴焉。歷三郡。於是考滿。謁選行省。議者以君杜斷准理事。緻殿不敍。君辨訴于省、于御史。退休十有餘年。意自適然。或語及前故。輒曰。我命不達耳。朝廷之臣。必不壞法也。已而中書報下。事果直。銓授龍游縣典史。人意君困阨久矣。寧無變志。君戒其諸子曰。我洗手奉公。今老矣。豈爲汝輩變所守邪。汝力學足矣。龍游衢屬邑。衢守馬昂夫召諸邑令。議均賦役。而龍游之役。獨署典史莅之。君曰。役之不均。吏弄法耳。吾當躬其勞。於是吏不得爲輕重。守念其貧。以君年老諷之。君曰。死貧可也。尋感疾且死。語家人曰。死者必見祖宗。不可無禮。乃沐浴正冠衣而坐。家人扶持之。則又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汝等宜退。遂臥而卒。是歲元統甲戌。上距宋咸淳辛未君生之歲。得年六十有四。嘗以平反林氏等獄。薦升廉訪書吏。檄上不報。以易經舉進士。再試有司不中。故雖有志於時。謖謖筆刀間。脫穎不能以寸。輒又寘而跋之。然未嘗易其廉。挫其銳也。以是爲汲仲所知。終身不踰。蓋非學所及。而得於天性者如此。君自號紫芝。兩娶趙氏。宋吏部尚書立夫之女。有子三人。長景行。次景仁。景儀。女二人。孫男應期、應朝二人。景行介而甚貧。君卒十有九年。始克葬。又二十有四年。以狀來請銘。其墓在葛翁山王氏先塋之南。其葬以至正十二年十月甲申。相其力者。吳士弘及弟闇也。銘曰。

士之立身。曰惟名節。惟君有卓。著于困阨。歷郡之東。典縣之幙。積勞孔多。一命不獲。有奮其銳。有耿其潔。株亦不汙。摧亦不折。與世轇轕之死弗奪。匪曰予知。自我先哲。先哲之言。其潛則發。君子之澤。其遠不竭。我是用揭。表茲玄宅。以告其子孫。世其清白。

吳季可墓誌銘

吳氏世居棠原。曾祖應尙。妣張氏。祖紹孫。妣時氏、包氏、黃氏。考用和。妣黃氏。皆有善行。凡浮屠之居。往往割田資之。歲修報祀。其故居旣遷。焚蕩荒翳。高垣大術。猶隱隱爲人指目。徘徊相顧。蓋其起家。非一旦僥倖發迹者。更宋元數百年。子孫至今有餘休焉。有元盛時。蘭溪以邑升爲大州。當閩浙之衝。使客之往來。貢賦之轉輸。供億恢仰於州。州仰於鄉。於是以里之正主之。吳氏老人重廉恥。壯者懼箠楚。公年未冠。輒請曰。吾職也。吾親幸少安。卽趨至州。日與吏相上下。吏嘉其勤。不嚴而趣辦。衆目之以爲吳氏有子矣。安得吾兒如吳氏子乎。然公雅不自多。見人武斷苛取。則曰吾不爲也。小民忿爭。一言折其曲直。人人悅服。偶有不法者聞之。竊恧且懼。州凡十鄉。南鄉之田畝稅二升有畸。北鄉倍之。稅入不均。而凡征需緣稅爲多寡。益不均。公率衆白吏稅不均。不能一朝更也。征需不均。更之反掌耳。盍揣其本以畝計乎。於是有司計畝科征。十鄉如一。戊戌冬。越國胡公兵嚴州。東窺蘭溪。清野相距。州民不戒。而越境就食。邏得之。以諜當殺。公適見之。部領問曰。此諜乎。公曰。亦平民耳。是何能爲。不如縱之。公遂率以歸。全活者數十人。旣而越國下蘭溪。游兵四出。居民竄匿。公自山趨而下。見旗者曰。願見總兵。安業以給軍餉。旗者喜。引至轅門。越國一見。壯其言。進而撫之。授以大杖。署其字杖上。命之曰。違律暴掠者。用此杖之。軍旅萬衆紛沓。見杖輒惴息去。凡姻戚鄰黨之女婦男子。被掠而騙匿者。盡取以歸。家聚而寢食之。衆賴以安。洪武八年春。有旨遣貧民無田者。至中都鳳陽養之。遣之者不以道。械繫相疾視。皆有難色。獨公所遣。掉臂走道上。公且

戒其子宜體上德意無以私廢義公臨事有爲類多如此環境之民倚之爲保障晚得目疾年六十有九以洪武九年七月三十日卒于家卽以是歲九月九日葬于其鄉上葉塢公諱綺字季可長身而美髯望之巍如也在羣季中最爲有器識始家向源被災卽踰山而西度地八石溪據向源之會泉甘土美建屋數十楹數十年間居積益致其利皆公出獨見爲之娶陳氏邑大家婦儀母道聞之有素秉家政綜理皆自己出均一無間公之酬酢世故無內顧之憂此其助也公歿三年夫人時年七十有八言笑自若無疾而卒實洪武十二年五月某日也其葬則以八月八日祔焉子三人曰晉曰謙曰曖晉曖早歿孫男八人曰良曰英曰馬曰斌曰敏曰詠曰景曰恭女三人曾孫男四人曰曾曰瑄曰恕曰采女三人公之孫曰英者幼孤恆在公膝下能自立承祖父母意公歿英治家事惟謹尋以事逮役三年祖母遂歿後歸哭于墓下告于從父謙曰吾祖生不被祿位而流澤在鄉里在子孫宜得銘辭以昭之失今不圖後將何待於是以公從子知濰州事履之狀來請翰固公之里人也而又與履交最久方履在濰州時不遠數千里遺履書曰吾世以儒著藉守先人資產以樹門戶而立身齊家未嘗踰先人一迹今國家署糧長而吾掛名焉懼豪長者好事一旦有連吾老不免耳嗟夫何其憂深思遠也及英以中都之役免歸果符公之言而人益知吳氏善慶之所積於茲較然矣乃銘曰

積善若登莫知其增視其後昆其徵則明惟季可父克謹其承頎然長身玉立端凝剡鄉之敝脫人于兵利而不有目覩升平居寵惟畏獨秉先幾比爾諸孫言如蓍龜爾孫行矣三年而歸惟公之慶公則弗知

我發其潛爾孫之貽著于墓石昭哉孝思

商節婦誄

商先生淵之妻以兵而死于義吾友平仲旣爲之傳而景濂又哀之以辭嗚嗚乎白于天下淵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而於眇女子見之君子從而與之曰節婦列其事而不原其心則余不可以無言矣節婦之心何心也得之於天而人不與力焉良心也良心也者在臣爲忠在子爲孝在婦爲貞而臣也子也婦也發於其心之所不能已者所謂義也故忠可教孝可訓貞可勸而不能必其果於行唯其不可必奪而爲之所以行吾義也故君有不得於臣父有不得於子夫有不得於婦而非教之所能爲也百乘不足以爲貴萬鍾不足以爲富一日不足以爲短千載不足以爲長而於名非有所計也以教爲可成名爲可榮此君子之論也天下之事出於議擬者患不得致果利害之際一髮不容不幸而動焉其心二矣故天下之士砥志礪行臨事而摧衄者多矣而名節之美著於尺籍編伍之人出於人之所不虞又其著者則窈窕婉孌閨闥之秀而確乎其不可奪毅乎其不可回若節婦者是也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寶耳女婦耳一旦奄至于邑而淵之家骨肉不暇顧爲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汙辱遂溺而死固其所也於死而得其死義也自靖而已自靖也者心之所安也節婦亦得其心之所安而已兵興以來吾鄉類是者往往有之吳履之妻死於自溺賈誠之妻死於自溺姜氏之女死於自刎童氏之婦死於自刎張氏之妻若女俱死於自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賈之妻宋猶曰

儒者於家有所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富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者也若張氏者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圉一旦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之其幼方笄又刃而死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人心不可泯彝倫之在天下不可易無貴富貧賤等耳生不愛其身死孰計其名無所爲而爲之者也自夫人之沒今二十年矣唯宋氏、謝氏嘗有列其事而見於紀載者他固寥寥然矣余於是取之附著於此其居不同鄉其生不同族其死義之心一也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爲士君子者誰獨無是心其可徒歆動於節婦之風哉余雅辱交於淵故著明其義爲誄以泄其哀思焉節婦名眞張氏與淵皆崲縣人誄曰

有猗者蘭兮繁霜其悴之有瑳者璘兮烈火其熒之雖則熒之彼則遂之固天也畀之

友琴生朱原良小傳

生以琴爲古人性情之所寓視之猶古人何其善取友也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弛琴瑟苟朝夕御焉由音以得其意由意以得其人雖尚友可也余方索居因生之所友而竊有望洋之思安得神領心會於千載之下耶

胡仲子集卷十

弔董生文

余自京師南歸。次于直沽。泝流而達于衡漳。過陵州。故廣川地也。或曰。漢江都相董仲舒墓在焉。爲文弔之。其辭曰。

出國門以南邁兮。涉衡漳而濟舟。波流渾其若河兮。道既阻而且修。臨廣川之故墟兮。曰夫子之首丘。望原隰以懷思兮。悵欲去而夷猶。嗟王風之不競兮。人各騖其私智。道術裂而民散兮。世已久而莫制。燕趙固多奇士兮。僅有取其忼慨。非天降大雅兮。繄孰爲之表礪。聖垂法於春秋兮。志雖微而可卽。士明經以致用兮。義非后而不食。徵天人以爲言兮。明災異之在辟。引君致之當道兮。情眷眷於悱惻。嘉堯舜而樂三代兮。得一士而不能用。苟不用其亦已兮。國無人而曷重。黯質直而見憚兮。弘飾詐而取寵。用舍倒而莫察兮。邪正溷而彌冗。辟不中夫犧牲兮。執鬻刀而鷹俎。登褻味以實瓚兮。瀝黃流而注茲。競刓方以爲員兮。攘渠矱而去之。徒操末以齊本兮。引繩墨而止之。下皇皇而靡所騁兮。上訑訑以爲得。執好賢如緇衣兮。孰惡惡如巷伯。古固難於知人兮。詎多欲而不惑。庸俟時之見察兮。庶師言之允一。謂伊尹無以加兮。雖管晏弗之企。探淵源其尚渺兮。又豈游夏之儔類。何一低而一昂兮。概未量乎夫子之志。曰正誼而明道兮。不計功而謀利。皦內顧而如斯兮。揆王佐亦奚異俾詭遇以獲禽兮。固吾心之所羞。比柳下之三

黜兮由直道以事人百里之飯牛兮豈汙辱而忘身道有時而詘兮亦有時而伸諒天命之夭遠兮獨奈何乎生民

憫貞淑文

何斯世之昧昧兮耿獨抱茲貞淑曰降命之自天兮固眇軀之所服肇兩儀於厥初兮恆正位而並育矧夫人之伉儷兮豈云疏而異族昔結髮以承歡兮將偕老以爲期忽惡算之在首兮遂中道而棄之惟國有大事兮莫大於征伐之師既北面以奉命兮願委贄以驅馳冒白刃以爭先兮懼不得其所死苟死弗慊于素兮又安足以痛毀相女婦之從夫兮醮一齊而不再力莫拯君之阽危兮雖獨生其何待孫神之戍夏兮陳迎娶而捐軀高叡之喪趙兮秦瞑目而與俱卓怒行其威教兮皇甫係而猶詬李斷臂於逆旅兮負凝骸以貽後諒風猷之一致兮曠年歲而不可鑠襲芳菲以紉蘭兮又佩之以雙玦仰三辰之在天兮心炯焉其昭晰卽所安而自得兮吾竊哀丈夫之非烈

東征詩有序

淛東行中書右丞李公以親賢之重總制軍民輯寧金華嚴陵信安括蒼廣信諸暨五郡一州之地諸暨城小而偪於張虜雖以重兵鎮之虜猶數犯境上今年春遂大率其屬入寇邊吏告警公合將士由嚴陵馳援距諸暨新城十里曰龍潭據其地與寇相持明日寇以我師新集空壁豕突而前公望見卽下令曰彼衆我寡唯效死斬擊耳毋掠人馬貪而失利又仰而祝曰願天祐社稷微臣不敢愛其生以縱敵於是

將士皆奮。公策馬陷其中堅。手槍斃數人。左右縱擊。遇者靡地。蹴而殲之。流血膏野。斃者萬餘人。逐北。虜其驍將百數十人。凱旋之日。上功幕府。公推兩指揮羣帥之力居多。天子嘉念之。賜予甚渥。昔南仲召虎。左右王室。戡除寇戎。詩人歌之。不以二人克專勤勞。顧乃歸美天子之命。稱誦四方之平。今日之事。惟授任得人。以故公與將士茂建厥績。天下聞者。皆知我師之罔敵。舉羣雄而脫其距角。合海內而登于大一統之治。昭哉徽乎。其在茲矣。不可喑無紀述。迺敘而賦之。以備凱奏焉。詩曰。

天造草昧。篤生眞主。暨厥良弼。大啟士宇。自澥之東。郡邑棋布。阻山帶川。樹屏爲固。與敵相制。邦之門戶。匪親與賢。疇克畀付。桓桓我公。允有文武。龍節虎符。來自王所。坐總省轄。出奠邦土。于宣于蕃。孰敢余侮。蠢爾夷孽。竊活鼎釜。以其螳臂。抗我戎輅。歲直乙巳。中繩建斗。大裒厥兇。深入我阻。偪我新城。搖我黎庶。勢如累卵。豈其可怖。邊吏驚告。公起馳赴。軍于龍潭。柵其高阜。轅門方樹。士食未飫。寇偵我勞。謂可拾取。蝟集蜂屯。鼎來縱橫。深絕其澗。高馮其陵。有輕我心。不知我勍。我用大奮。奮其忠貞。師直爲壯。彼則何名。以少擊衆。在古可徵。爰令衆旅。告厥神明。願天孚佑。爾衆欽承。毋利虜獲。不竭股肱。望其前鋒。公則是膺。挺身躍馬。其揚如鷹。如鷹如虎。其徒烝烝。如雷如霆。孰震弗崩。束戈就殪。投刃乞生。倏渺紛紜。席卷而平。流血殷野。橫尸一成。匪曰嗜殺。亦豈窮兵。寇來授首。唯惡是懲。既懲其惡。亦罔不矜。亦莫不寧。天開日明。衿甲旋旆。肅肅其征。椎牛饗士。獻俘于廷。皇心允懌。是用大賚。公走入覲。稽首拜賜。明明我皇。制勝萬里。師力臣武。悉任指使。滄海波平。金徽道啟。防風不朝。塗山用乂。惠迪有慶。從逆自殪。公昔受鉞。志在敵愾。

繼今以往。尙罔或怠。不怠不亟。公心抑抑。下民是依。庶士是式。爲邦杜石。以殿皇國。皇國旣平。四夷旣率。公之孫子。與國罔極。

招鶴辭

世言鳥之壽者必曰鶴。稟氣於陰而游於陽。遠可千歲。誠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余家二鶴。其一縞而緇。頰頰而頂不丹。與相鶴經言不類。雅善舞。其一丹頂青趾。羽毛娟娟然而潔。方效舞而斃。余憫之。將世所謂壽者非邪。抑乘剛風。駕飛仙。下上于玄間。固不得而知也。乃招之辭曰。

鶴之去兮下土方。樽不可巢兮。悵孰與之翱翔。三桑無枝兮。望蒼門而未陽。西母折勝兮。恐鄧林之不芳。鴟厲吻而嘯號兮。鵾銜矢以爲長。仁鳥高逝兮。杳莫聞其歸昌。牛哀化而爲虎兮。雖含露而無良。莽蓁蓁而陆迻兮。括隱隱而機張。疇復殪彼猰貐兮。驅百怪以伏藏。鶴之去兮海是泊。泱漭無垠兮深入冥漠。天吳九首兮。仡立而可愕。海童之幺麽兮。又唏而相薄。歸墟合夫尾閭兮。三神峙而參錯。何飛廉之弗戒兮。羌欲進而忽卻。扶罔象而駕鼈魚兮。將往來以乘躋。觀蕩蕩於天外兮。求坤軸之所託。懼鼇力之不任兮。玄黃貿而揮霍。鶴之去兮無遠遙。大圜於穆兮上積清寥。澹至人之無爲兮。與三光以遊遨。騁騏驥於天路兮。左玉女而右松喬。齊驀騰於風背兮。吹參差之洞簫。恍出有而入無兮。非世俗之所服。憑高雲以結思兮。極勞心之悽惻。昔余覽夫幽經兮。嘉金行之肖儀。曰吐故而納新兮。歲千祀以爲期。朝澡神於秋水兮。夕申警乎湛露。曾日月之幾何兮。忽涸渭而莫之主。仙旣不可睹兮。彼又得而馭之。世不可以容稺兮。

將羽化而去之萬類之芸芸兮何有於定姿曾神奇而憑生兮儵臭腐以焉歸鳶何飛而戾天兮魚何躍而在沼鳳何覽而來下兮龍何欲而能擾氣實使之然兮孰觀其微妙夏蟲之疑冰兮取誚於知道上下爲宇兮四表爲樊大如訢合兮含生孔蕃曷不古處兮樂全其天麋折足於車子兮彼反袂而泗漣龜曳尾於泥塗兮懼觸罟而造鑽觀既往而知來兮唯委順於陶甄援雅琴以發彈兮聊釋余之中悁亂曰山海浩兮蔽虧城郭繚兮委蛇人民是兮今豈非芝三秀兮可療飢盍歸乎來兮丁令威

白鹿引

士之在公者不欲以簿書刀筆自穢恆曰吾吏隱也號於人而人稱之亦曰彼誠吏隱也有一人焉以刀筆而論其能則必以爲訾己矣求若古人隱於吏者則自京師達乎郡邑概未之見焉何其鮮也今年秋余以疾歸畊田里有白鹿生者與余遇焉嘗聞鹿千百歲者始白匡廬衡霍間古仙人乘之以遨遊于金庭不死之鄉安肯屑意人世乎吾懼不足以承左顧生曰子以錙銖富貴苟朝夕之生於岩穴者卽仙也耶安工而不詭於人類者非其儔耶則子亦不知道矣余聞而異之留與之處投袂而去他日問諸其友則曰此武城周生也生客廣陵辟地東南雖阨甚不戚貴人聞者辟以自佐卽不拒趨事襜襜然未嘗職吏牘或以吏訾之卽笑視曰是刀筆者何負於人獨白鹿生非吏邪其爲人如此雖其友亦莫盡知之古所謂依隱以玩世者其生也哉蓋學老子者乃賦白鹿之引歌以招之云

鹿之呦呦兮徒姝者子非仙之儔兮尙何求兮鹿之伎伎兮彼姝者子世莫係累兮是以從吾志兮大車

連騎吾不知所稅兮。

少梅賦

少梅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爲之賦。則屈子所謂置以爲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薄兮。馳余思兮瑤之圃。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冰爲魂兮玉雪其度。澹遺世以消遙兮。負姱節而不可拔。恍頽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別。散縞衣於空明兮。駕蜚龍以超忽。情惝怳以搖曳兮。氣漫汗而揮霍。欻雲蒸而飇厲兮。紛又繼之雨雹。撫陽關與喬如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既槎兮。眷瑤華其何異。靚嫮娟而淩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顰兮。承南服之冲和。春渺渺兮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無垠。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兮。今胡爲此滋垢也。豈隨時而變化兮。懼夫人之逐臭也。豫章不辨兮。樗中繩墨棄厥簡篇兮。矢蓬以爲直。憫衆芳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揆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蘭。何靈均之好修兮。結珮纕而弗睇。吾將斂而就實兮。和商鼎以進帝。嗚呼曷哉兮。保茲令美。世莫諒其眞兮。尚識其似。

湘篴辭

湘之山兮西迤。湘之水兮東駛。何簡篇兮孔多。望不極兮湘之浦。帝子去兮雲中。俾夫人兮延佇。曾莫樹兮椒蘭。又莫檻兮蘅杜。載雨兮載陰。滔滔兮誰與渡。將以遺兮琅玕。抱幽貞兮永固。

于蕪于歌

于蕪于歌者唐魯山令元德秀之所作也開元中車駕東幸德秀使童男歌於道上帝歎曰賢人之言也而後世無聞焉庸取晉束晳補詩之義爲之歌曰

于蕪于道不容車豈不容車戒無虞虎臣執轡無疾徐省方巡守周八區皇不出守民不蘇皇出征皇躬弗寧守以時古有程童何知皇孔明扇巍巍業兢兢如日之升如月之恆不虧不傾四方觀厥成

風雷引

烈烈兮轟轟爲颯兮爲霆迅發兮震驚薄太虛兮下上聲謂天懌兮孔仁孰司柄兮赫厥靈民無愕兮載寧威既揚兮沛澤零

長清操

河之水清兮清且漣漪我泳其流兮而源之不知我飲而監兮我何求思曷兮曷兮毋揚其波兮毋涸其泥

思沂操

曾氏有居越者瞻焉不忘魯之舊鄉余以聖賢之道不下帶而存也作思沂操以廣其志云

沂之水兮泱泱曷不歸兮以浣我裳我思兮孔長沂之水兮湜湜曷不歸兮以沐我德我思兮心惻沂可思兮亦可泝予鼓而舞兮喟吾之與兮

越水操

越水淑淑兮不可以方舟旋桓有魚兮不可以爲鯆九罭寸目兮豈不密且周惟魴及鮪兮竭澤是求有獺有獺兮復跋于洲

長山操

長山之下兮翳翳其木易于原田兮亦有嘉穀孰焉于陵穿余之屋不以我爲虞兮反縱爾毒匪兕匪虎兮曾莫我敢逐

瞻彼日矣美孝子之愛日也孝子有母眉壽不能已其喜懼之心焉故作是詩以美之瞻彼日矣歲聿其征言念母矣胡考之寧人各有生匪恤我私母也在堂燕處孔時載省載温載奉甘旨載笑載言載酌之醴以志爲養則有多祿如何孝思惟日不足瞻彼日矣迅逾飛翰明登于天忽薄于山言念母矣雖百其年此日不愛後視則愆亦既愛之匪金圭璧一寸之暑天實我錫錫茲難老永有壽考孰慰母心惟忠是蹈在昔張仲厥德允臧篤斯不忘錫類于家邦

之子于征美監胄陳生也陳生歸省其母奉養于京師故勗其行以慰其母心焉之子于征有楚者衣翼彼北風翩其以歸豈忘在公爰恤爾私惟皇有命未慰母思之子于征言汎其艫明發于越夕濟西吳薄登于畿安車載驅惟皇有命將母來居之子有母令儀有愔發則有祿皇斯爾錫昌以報之顧懷罔極竭爾臣節迺殫子職

新城頌頌

新城頌頌。孰究安宅。帝綏東人。命我邦伯。邦伯蒞止。作之司轄。愼乃夙夜。奮其桓撥。弓矢斯抗。戈銳孔鑠。寇來授首。開門可斫。新城譙譙。疇敢余侮。邦伯惟翰。遵養其旅。野無舉燧。田有栖稌。偃旗臥鼓。不試亦武。如彼雷行。濡以甘雨。民斯樂胥。帝靡東顧。自東徂西。自南徂北。芒芒禹迹。肇我邦域。我民綏矣。我公歸矣。令聞令望。執德不回。受祿不貲。公則有之。民何貶之。簿言酬之。惟天子是毗。下民是宜。

南箕長好風

南箕長好風。東畢復好雨。陰魄生自西。終夕成乖阻。悠悠望彼蒼。脈脈不得語。起坐酌酒漿。北斗在庭戶。

冬日何可愛

冬日何可愛。夏日何可畏。矯首問羲和。羲和不停轡。寒燠相代更。天運自有常。但惜愛日短。不及畏日長。

日出照高樹

日出照高樹。翳翳綠當戶。端居念友生。淹泊何處所。西路阻且長。東流莽回互。豈云阻音容。亦乃乏書素。懷德必有鄰。輿言自中古。振衣起彳亍。見此褐之父。

鬱鬱孤生桐

鬱鬱孤生桐。託根鄒嶧頭。皎皎白素絲。出自岱畎間。一朝奉庭貢。妙合良自然。桐以爲君琴。絲以爲君絃。中含希世音。置君離別筵。征馬慘不嘶。僕夫跪當前。君行千里道。豈惜一再彈。南風日渺渺。清商動山川。

和者昔已寡聽者今亦難

人生苦偪側

人生苦偪側。莫處蠻觸間。殺機起不測。朝夕相構患。尺書下齊城。丸土封秦關。用意何嶇崎。舉世尚其賢。湯泉自長温。蕭丘自長寒。天地有至性。貧賤吾所安。

維南有佳鞠

維南有佳鞠。風露發清妍。離離綠玉樹。粲粲黃金錢。色含坤裳美。質抱日精圓。蘊靈自女几。滋布彌樊川。既入神后品。還充仙子餐。中壽登百歲。上壽延千年。千年與百歲。何異瞬息間。獨有幽貞節。可比金石堅。託以奉君子。歲晏期弗諼。

擬古

一夕復一夕。一朝非一朝。昨見春花開。忽睹秋葉飄。人非金石姿。安得長不凋。窮年事觚翰。駕言遠遊遨。手提具櫑劍。拂拭鵾鵜膏。含精變光采。上薄青雲霄。願君勿棄置。佩此長在腰。南山有猛虎。西江有長蛟。斫蛟取猛虎。始貴非鉛刀。

白馬誰家子。翩翩新少年。寶帶千金裘。鞍垂兩囊鞬。五侯爭馳鞚。七族莫比肩。來往長楊間。捷出飛鳥先。朝從羽林獵。夜展秦樓筵。前楹列庭實。中庖具珍鮮。趙女舞雙袖。吳姬調七絃。張急調高起。酒盡意彌堅。恨無美人贈。中激壯士肝。嗟離各自愛。重來還復然。

節節復促促。雄鳴雌自伏。借問此何音。有鳥人不畜。三文被身體。五采爛盈目。聲諧九成奏。靈出衆羽族。自從阿閣傾。再改岐山卜。十年不來儀。四野多鴳鵒。世德誠已微。天路清且穆。願因東南風。吹度玉笙曲。長安萬里堠。日日送遠行。輕車列千駟。驃騎懸雙旌。西出橫門道。意氣傾公卿。鈒戟夾左右。部曲聯若星。疾驅呼延寒。深入休屠城。旄頭無時落。邊風旦莫驚。單于方感格。中帳起心兵。刻功燕然石。受爵天子廷。既遂生前願。復垂身後名。借問毛錐子。區區何所營。

梧桐生朝陽。不附衆木林。上枝梯雲漢。下根固重陰。歲久材質古。斲爲姚氏琴。朱絃綰橫理。加以玉與金。徽軫何粲粲。清彈揚妙音。重華不可見。懷思意何深。

千里不唾井。與君相別難。風塵雖異路。恆願同悲歡。在念莫爲玦。在玉當爲環。聯以翠織成。宛轉衣帶間。相望胡與越。寸心良自堅。日入已三商。憂來翻百端。遙遙託清夢。不知寒夜闌。

日長自愛惜。夜長復悽惻。人生幾何時。少壯已非昔。涼風動萬里。起念南與北。山川路杳杳。車馬去不息。燕趙高聲名。荊揚壯材力。仲尼七十說。未遇身劘跡。爲雲不上天。焉能雨八極。

昔聞崑山禾。結實大如黍。一食能療飢。再餐可輕舉。太和溢肌髮。含眞逐仙侶。左盼東華君。右招西王母。蒼籙手共開。金册笑相旅。后皇降嘉種。寧遺同宿莽。杲杲晨出日。祁祁載陰雨。煦被非一朝。長此千萬古。

飲酒須飲醇。結交須結眞。貌合不足貴。言合寧可珍。長安桃李樹。家家自陽春。常時握手者。孰是同心人。

吳中有雙劍。一奉洛陽賓。精靈颯以合。萬里情相親。

示順生

去日不可追。來日猶可期。朝采六藝英。夕玩忘其疲。海是衆水積。聖亦途人爲。挾册自有得。焉用比皋夔。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恨子弗見之。一去五百春。我學如贅疣。未成先誤身。誤身身不淑。誤世心不仁。大音在天地。浩浩空山河。作者推李杜。於古未足多。至哉風與雅。采之委巷歌。世人事珊琢。伐柯徒伐柯。嚴霜十二月。鷄鳴思遠道。遠道方迢迢。客行何草草。揭從汴水來。復鼓秦淮棹。秦淮梅柳樹。物色今年早。

東望赤城山送友人

東望赤城山。遠在滄海頭。雨雪方霏霏。行人不可留。衣裳好結束。文采珊瑚鉤。早傳一札書。爲報東諸侯。書報東諸侯。藿食懷遠憂。鄭虔所臨郡。山多少田疇。居民煮海水。海盡民始瘳。丹丘有羽人。歲晏長悠悠。

游仙詩

夙志慕仙術。笑傲人間春。朝陪瑤池燕。暮揚滄海塵。道逢安期生。遨遊乘采雲。粲然啓玉齒。遺我紫金文。天地此中畢。世人不得聞。受之今十年。留待逍遙君。青鳥從西來。飛去扶桑津。寄書久不到。白首悲秦人。

寄陳子尚錄事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委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欲焉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至正壬辰之春。余臥病始起。遭時多故。奔走山谷間。觸物興懷。忽復成什。合而命之曰雜興。蚤歲苦

憂患。況茲抱沈疴。展轉不能寐。夙夜如枕戈。骨肉交相持。朋友亦屢過。感時寒燠易。無乃久愆和。石閭有三秀。崑邱多玉禾。達人貴知命。永言心匪他。

病起不飲酒。客來意何如。四座皆春風。燕燕深相於。富有富貴交。賤有貧賤趨。古道吾所愛。今人寧見迂。忘情衡門下。言笑色專腴。忽淹秘康駕。何煩翟公書。

水煩魚不大。馭促馬已疲。法令貴寬厚。牛毛安所施。秦風蕩六合。賦役懸高卑。料民事隱竄。簿書日孜孜。君卿嘗見嗟。諒者以爲宜。其勢如張弓。後來誰弛之。詩人咏豈弟。勞人千載思。

緣山列城郭。歲久亦已頹。羽檄來何方。工作殷如雷。六丁運巨石。泉扉蕩然開。不知誰家墳。暴露骨與骸。古碑置城頭。歎息三徘徊。死者何所知。但爲生者哀。

巴陵韓希孟。淑質自天挺。身爲軍中虜。視死猶一瞑。自云瑚璉器。不肯作溺甿。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願魂化精衛。填海起成嶺。皇天如有知。許我血面請。書帛字不滅。千歲光炯炯。躑躅戎馬間。丈夫可以警。

野王有二老。矯若雙鳳雛。不栖惡木枝。寧啄中田粟。翔翔千仞上。覽德周八區。赤符啟帝子。鏘其應瑤圖。一鳴洞蘐纊。再舉淩天衢。飄颻不可攀。漢網亦已疎。至哉高尚風。念此其誰歟。恐非嚴光倫。意乃董公徒。

偶家長山下。遂與世途遠。泉聲挂屋角。曉見池水滿。日出生清華。風來送餘善。大化無端倪。寧謂心有限。床頭遺古書。歲月忽已晚。玩之不能了。聖哲有憂患。

臥龍岡觀賈秋壑故第

宋祚移東南。會稽國內地。白日照城郭。相君開甲第。婉蜒臥龍岡。高出列雉背。審曲立萬楹。增雄踰九陛。飛棁淩丹霞。交疏激清吹。上極高明居。下有幽深隧。柄甲戒不虞。爲計亦已至。以此忠社稷。寧復憂隕墜。揚揚昧所圖。擾擾復多制。崦嵫日西薄。祝栗風南厲。魯港十萬師。聞鉦一聲潰。木拔本先蠹。堤壞川如沛。詩人謹厲階。人禍豈天意。至今王夷甫。百罰有餘戾。摩挲岡頭石。零落重奎字。山川一何悠。脊莽鴻飛外。舊時賀老湖。酒船總堪繫。吾寧慕賢達。聊以抒長慨。

呂梁磧

河水趨山東。四曠無險塞。呂梁扼其衝。凜若萬強敵。水勢與石鬬。終古怒未息。舟行齦齶間。衆挽不餘力。進始踰跬步。退忽落千尺。長年起相語。茲土神所職。登祠奉嘉薦。拜跪陳下臆。船頭勇牽纜。檣表高挂席。好風東南來。送我天北極。叱馭誠足欽。垂堂詎遑恤。昔聞莊叟言。有山在離石。高懸三十仞。魚鼈皆辟易。孰隧天地性。遂拯生民溺。鴻飛九州野。吾願觀禹迹。

夜過梁山濼

日落梁山西。遙望壽張邑。沈河帶濼水。百里無原隰。葭葵參差交。舟檝曾窕入。劃若厚土裂。中含元氣濕。浩蕩無端倪。飄風向帆集。野闊天正昏，過客如鳥急。往時冠帶地。孰踵霍蒲習。肆噬劇跳梁。潛謀固坏塹。古云萃淵藪。豈不增快悒。蛀鳴夜未休。農事春告及。渺焉江上懷。起向月中立。

益清堂爲國子生張伯高賦

高堂思何浩。宛若臨瑤池。碧水皆種蓮。垢氛安得緇。玉質皎自內。朱華爛相輝。不矜顏色麗。豈憂零落滋。馨香無時發。窈窕隨風吹。堂中有美人。佩服芳霏霏。興言誰與晤。慨慕此良時。寧無百年賞。願結千載期。流芳在人世。樹德諒如斯。

書黃賀州平蠻事後

荊楚綿百越。襟帶極遐裔。連山限車轍。外薄海無際。風氣何紛龐。羣蠢動相噬。古雖郡縣置。書地出租稅。負險恆自固。犬牙植形勢。聚若蜂蝗來。散如鳥鼠逝。堯仁不能覆。往往思一薙。懸兵萬里外。暴露蒙瘴癘。亦有內齊民。詿誤混狂獧。巢穴牢弗破。根本先自殪。天遺槃瓠種。出入民患害。聖哲戒不虞。窮討諒非計。皇靈冒下土。赫赫火俱厲。日月所出入。有生盡懷徠。貞賀崎嶇間。苞蘗久聯締。遣吏得黃侯。爲國開信誓。王師不血刃。緩頰下椎髻。列功奏天子。璽書遠頒賚。賜以大銀盌。副之金帛對。嶺海數十城。安得百其喙。我聞范史言。此屬非難制。力弱校弄薄。非可羌戎例。漢廷愼擇守。祝良復誰繼。侯今鬚盡白。侯心甚豈弟。分符浙水上。應念東人勤。蠻徭尚有知。東人敢忘惠。作詩勸不隕。庶以示來世。

西村老人隱居

振轡起陳力。投簪遂辭祿。吾今見伊人。逍遙在郊牧。令節春載陽。芳辰日初旭。鳥鳴高樹顛。牛飲澗溪曲。翳翳桑柘陰。藹藹來牟熟。耰耔返故畬。經過候新躅。高榻生風涼。練衣無暑溽。開帙欣自悟。臨觴復誰屬。情眞不厭客。意豁已忘俗。列生談力命。老氏貴止足。

夜宿寶石精舍

出郭隨稚子。薄暮投山扉。葉落故園樹。危柯風更悲。勞生各已息。不知夜何其。上人池閣中。燈火深相依。盈樽豈無酒。多病久不持。啖我園中果。飽我以豆糜。出戶見明月。踏月褰裳衣。悠悠故意長。落落新知稀。冉冉歲云暮。百爾愼所歸。

京口紀行

大江風西來。波濤一何浩。我舟不得發。徘徊越昏曉。衡運已朔易。曜靈忽東杲。早出南徐州。草乾霜露少。慘慘沙塵飛。軋軋車輪繞。寒氣來薄人。重裘僅如縞。日高衆鳥翔。天末孤帆杳。川流與岡勢。合沓自回抱。人生大塊間。孰能出其表。勉爲辛苦行。益見顏色槁。人言野多虎。前驅善相保。顧非千金軀。祇欲仗穹昊。共子陳此情。歸來臥蓬島。

南京遇蘇平仲編修

南州苦寒月雨雪久不霽。風沙滿長道。四顧心飛揚。君子有行役。束書歸故鄉。故鄉浙水上。遠在天一方。父母及兄弟。昔別今五霜。我昨來自東。音問不得將。爲言起居好。良足慰子腸。巍巍帝王都。濟濟人物場。嘵嘵爭先鳴。翩翩迥高翔。六館走相送。如失孤鳳凰。惜茲歲華晚。眷彼川路長。臥聽吳門鐘。歸共越人航。上堂拜家慶。兄弟同樂康。歡言酌春酒。拜舞迎春陽。願言千丈暉。長照百年觴。

歸故山

西阜高見日。今朝故山裏。萬木風已微。白雲忽孤起。池邊記昔行。城郭無人至。三秋相望深。獨抱悠悠意。出郭懷所親。復上橘南路。大田美多稼。嘉澤何愆度。人皆望秋實。淒其已風露。杖策陂中行。低徊亦奚故。

命童

今晨雨新歇。日出東南隅。草樹有佳色。當軒散紛敷。歡言命童僕。治我園中蔬。幸此琴册暇。且復一荷鉏。雖有黽勉勞。良足具中廚。但恐惡草長。不治成荒蕪。世事每如此。豈敢忘勤劬。

青霞洞天偕章三益僉事觀石杼

太末一爲客。倏忽三四齡。常恐玄髮變。未諧滄海情。今晨屬休暇。文彥皆合幷。方舟濟沙步。飛蓋指岩扃。青霞天之表。赤日午正停。息陰無擇木。抱渴無藏冰。寧知大坤維。有此眞福庭。巨石跨千尺。如梁架青冥。深疑地肺開。洞見天光明。玉樹交左右。禽鳥無一聲。涼風度如水。炎濁蕩然清。昔聞偶弈者。坐隱交心兵。相持勢方急。旁睨耽若醒。柯爛胡不歸。海枯固其恆。蠻觸遞翻覆。大化何由停。不如飲美酒。且置石間杼。

張節婦

人生爲夫婦。結髮相因依。恩愛在偕老。零落中路歧。夕坐守空閨。晨興簪惡笄。身爲張氏婦。凭立將安歸。願言持寸心。如石無改移。上奉百歲姑。下哺兩男兒。兒雖朕所出。孰匪夫體遺。烝嘗苟有託。門戶亦足持。瞻望恐弗及。劬勞庸敢辭。鄉人敬婦德。縣官尊母儀。二子伯與仲。孝思長不衰。相見髮種種。猶說襁褓時。故家海東頭。波濤誠渺瀰。獨有雙柏舟。可以濟艱危。行者曾弗操。令人怨蛾眉。

桐谷山房

客從山中來爲言山中居種樹不作琴清陰遍繞廬翛然窗几間中有竹素書上窺聖人奥下抉百氏殊寥寥千古意問子今何如勿學臧與谷亡羊苦多途願企心齋人不遠復爾初歸撫庭前柯應見雙鳳雛

贈鄭生叔車

游子不顧遠停橈江上春冀方有來客白髮乃吾親十年阻南北一見融心神天道諒不愆嗟嗟行路人家君未仕時嘗與吾師論天下才德士儻指必以長山先生爲首懋温私竊識之既而先生過予家而獲親炙之其德毅然而温其才充然而長始知吾師與家君之言信哉予家方義聚五世先生獎之勸之其言雅而正簡而明内外大小咸知佩服先生之教吾師特手類先生集將欲圖諸不朽家君遂與諸仲父謀爲之刊梓迺告于大父大父忻然從之起手于洪武庚申夏六月而畢工于明年冬十一月也雜著文十卷古近體詩二卷附錄一卷共九萬九千六百九十餘言凡印生日用百須之具大父則命懋温專給之家君既仕嶺南重受方面之託還書于家俾克終先生集不幸先生於今年春已易簀矣惜乎不克觀厥成也雖然先生懷才抱德固不得位而見於事業而今獨傳於文章四方學者爭先覩之爲快先生倘知之寧不瞑目于九原也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既望浦陽義門王懋温謹識

胡仲子集後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言心聲也心涵乎德而言發諸口非能言之謂也是故君子之行道心苟得之言則發之得乎深者發之弘得乎精者發之確唐虞三代之盛聖賢並作德之發於言者渾渾噩噩不可涯涘至孔子時格言大訓壹皆本乎德之發則郁郁然彬彬然出其門者雖稍分其科終不媿乎孔子者也秦漢以來能言之士非不多矣較於唐虞三代孔子之門則德有慊焉逮及唐宋諸子間出得之既博發之尤醇使列聖之道晦而復明如日中天其亦無媿於孔子之徒至今人樂誦而悅聞之元氏有天下光岳之氣未分有德有言者迭起其間亦一時文獻之美剛生也後不得聆諸老之謦欬而窺其德之淺深嘗私竊爲憾幸汎掃潛谿宋太史公及長山胡先生之門俱獲受其德教太史公所得也深先生所得也精其言之發確而弘者剛日諦玩之味于口沃于心而不敢釋諸手也國朝初太史公出握文衡居禁近代天子之言言之發於德者有集傳於世矣先生繼亦被召與修元史史成被詔職詞垣以備顧問而力以疾辭重賜白金文綺俾歸振教鐸於姑蔑之郡未幾復以老辭還處長山之陽一日盡以其所著書命剛曰吾老矣將以斯文授子子其勉之剛再拜受教唯謹先生蓄德而著言本乎六經參乎史漢以及諸子訇乎其有聲炳乎其有光若明堂之朝嚴階陛盛冠裳而侯伯華戎之分截如也若泰壇之祀列陶瓠燔牲玉而龍袞璪冕之容恪如也先生恆不以爲足逮老而志不少衰每片言之出士林傳誦王公大

臣爭虛左延譽以不得見爲恨而天下學士仰之如景星卿雲將謂再起蒲車置于玉堂之署黼黻皇猷彌綸文化而整飭一代之言不幸先生以今年春正月九日卒於家於是慕先生之德思誦其言有未得者咸相與欷歔太息剛也不敏安敢祕先生之言而靳其德敬倣荀卿賈誼諸書文居詩賦之首編次成帙號胡仲子集通若干卷既請太史公序其端將與願學先生者同以爲法而浦陽義門王氏復之父子德先生之教言遂謀刊梓以傳王氏合食五世斯豈非其義舉歟洪武辛酉冬十一月望日門人同郡劉剛謹序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胡仲子集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胡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